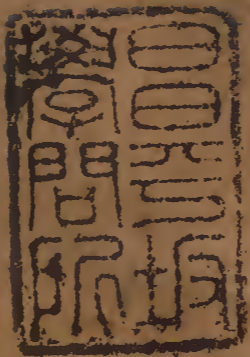


朱氏訓蒙詩門

三



內閣文庫			
二七三	八二五	冊	號
一七	三八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58
冊數	32	(3)
函號	271	22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外郎訓導南陽府之三

黃南宋日清巡

同學主簿正

知縣正

門人

王君任
王君任
王君任

王君任
王君任
王君任

朱氏訓蒙詩門卷之

黃岡朱日濬述

同學王澤弘正

邶之三

集傳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

詩

卷之三 邶 柏舟

淺草文庫

門人

王材成
王材任
王材升
王材律

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
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
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
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
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卽今
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
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旣入衛其
詩皆爲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
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爲變風焉邶音佩○大全懷
州今懷慶府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

府今仍舊並隸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澶州今開州
滑州今滑縣並隸北京濮州今東昌府濮州隸山
東○孔疏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
立卒子嗣伯立卒子是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
伯立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
侯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爲
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
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武公卽位修康叔政百姓和
集五十年卒子莊公揚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
是爲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

言
三
吁襲殺桓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于濮迎太子晉
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爲
惠公四年奔齊立公子黔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
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爲狄所滅立昭
伯頑之子申爲戴公元年卒立弟燬是爲文公○
說約沈仲容類考康叔子曰牟伯今據子洽通畧
實康伯伯韋通畧又作釐釐侯作僖侯義同也朔
黔牟頑皆宣公子○孝伯類考作考伯魯詩世學
又云考侯世學又曰康伯卽康叔以爲其化州之
伯故至貞伯四世稱伯析爲二人非也成康時諡

皆諸命於王無父子同諡之理耳嗣伯名建云有
韋伯則誤以名爲諡而又析爲二也實則靖伯承
嗣伯又頃公之後卽繼以釐侯相去百十有六年
不知其間有簡侯元侯也然亦未詳孰是○詩緝
周南國風疏曰旣以衛國爲首邶鄘則衛之所滅
故以邶鄘先衛也○夫婦之經萬化之原關雎鵲
巢爲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
衛皆衛風也衛禍基於衽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
首二南之變也○程子曰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
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前漢地理志曰衛地

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大全安成劉氏曰綠衣燕燕等詩莊姜自作共姜作柏舟桑中言洙鄉皆正作於衛國而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竹竿皆作於外國而一係邶一係鄘一係衛意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係之也○朱曰濬曰按衛有詩邶鄘無聞是衛并邶鄘獨久也康叔封衛在武王時然先儒多謂武王之世康叔尚幼至成王始封今據康誥之文有朕其弟小子封及寡兄聃等語明是武王封之無疑矣又據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卽衛於社南群臣畢從毛叔鄭

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賁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載其事夫康叔當武王卽位之初已能傳禮尚得謂之幼乎因知先儒之說亦有不可盡信者○武公稱爲睿聖豈有爭國弑兄之事濬謂此等恐屬傳疑秦始皇始并六國猶獨置衛君至秦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乃絕自康叔至君角凡四十七世九百年於諸國最後亡其詩皆衛風所以必係邶鄘者安成劉氏曰無乃欲寓興滅繼絕之心如春秋昭公八年楚旣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災穀梁以爲存陳亦此意也濬謂此言得聖人之微旨矣

汎彼柏舟

婦人不得於其夫而言曰凡人遇遭其變

舟堅緻可載今汎彼柏舟○集傳汎流貌柏木名○古義詩有松舟楊舟而此獨言柏者以柏木內貞外固故以自況○通解或以爲莊姜之詩朱傳疑而未信說者不可遽用○詩原緻音致密也亦汎其流已失所甚矣○說通詩以不得於夫而作但詞旨淒婉和平有憂而無怨舟以載物而不得載婦以承夫而不得夫此比意也篇中惟此二句是顯說見

棄而反是託言餘皆反覆述已之憂而不言所憂之何事即明言群小之見愠而不言見愠之何由所以爲賢婦人也舊說以柏舟之堅比已德之固失詩氣矣○中間說憂即是說不得於夫說愠於群小正是說棄於君子口中却不直言若一語稍不含渾即是懟夫一語稍不自問即是揚已此說詩者當求之言外也○大全問柏舟看來與關雎亦無異彼何以爲興朱子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才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說約薄附也○集傳惟詩柄下不得於夫一句後貼口氣處

俱更不相及。說家皆以此填入語中。謂心匪茹。便是不能度。不得於夫之故。兄弟之怒。群小之慍。皆由不得於夫。雖理有之。而必非其所。忍言無回說。最當也。通詩命意。厝句亦精甚。斷非後代詞人之髣髴。開口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一彼字。一亦字。悽斷千古矣。又此二句是比。比下竟接餘論。却是賦矣。然以比起。故屬比也。詩中如此法者甚多。胡迭而微。綠衣黃裏。下竟接心之憂矣。亦是如此。○周南螽斯。固通篇是比。喬木漢廣。江永下亦別無餘文。然今如此等義難直陳。而託物起咏。則必取蘊藉。或事有不可言者耳。

說家於所比之下。動云我之云云。何以異此。則不如無比矣。此從來相沿。而據理即謬。欲爲一概芟却也。○汎彼柏舟。亦汎其流。下接云。耿耿不寐。如有隱憂。似憂即承那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綠兮衣兮。綠衣黃裏。下俱接心之憂矣。似憂即承那日月綠衣。何等可味。若又說破正意。語如嚼蠟矣。詩只要六義分明。然亦有從來未出者。必待涵泳而後得之。○集傳固曰。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鬱。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然此說詩之語。而非詩語也。今詩家或咏花以喻美人。而又自曰美人之美。何

以異此可謂有詩乎。觀集傳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二句。自作說詩之詞。而言以以下。既入口氣。但云汎然水中而已。遂以故其隱憂之深接之。解經正法。畢竟如此。後復變爲云云者。但取理明不復顧口氣之雜。亦因例已在前。後可類推也。○朱日濬曰。或疑下隱憂卽承柏舟說。似於文理不順。濬曰。此詩比在首二句止。到得比以後。雖不說破正意。然於柏舟字面已脫卸矣。若徒知不說破正意爲妙。而仍擒定柏舟不放。是猶刻舟之見。總之在有意無意之間。若說柏舟又不曾實說柏舟。凡說詩於比後用以

是之故四字。竟接下去。此論比活法也。綠衣等詩皆倣此例。○古詩只有賦六義。出自三百。故興比賦名義各別。然雖有六義。仍以賦爲作詩之原。是以賦兼興比者。卽曰賦而興賦。而比興比兼賦者。更不說賦。以詩本是賦。而興比出於後故也。耿耿不寐。我以是之故。耿耿之心。小明憂之貌也。○大全朱子曰。耿耿猶微微不寐貌也。○慶源輔氏曰。蓋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唯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古人下字如不苟如此。惟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耿音梗。如

有隱憂。如有隱痛之憂而極其深且切焉。○集傳隱
沉憂之人。不知所憂何事。微我無酒。吾聞酒可解憂。
但覺胸中有物耳。故曰如微我無酒。○集
傳微猶以教以遊。○古義教說文云出遊也。而何以至是耶。
非也。放以出放為敖。蓋會意也。○敖音遨。○比也。○我心匪鑒。
何哉。天下惟鑒之明。可以度物。今我之心既匪鑒。○集傳鑒鏡也。○
古義韓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

於自知。故以道正已。鏡無見疵之罪。道無
明過之惡。文子曰鏡不設形。故能有形。不可以
而不可以度其所以然之故矣。○集傳茹度也。○詩
原只寬說不能度已見棄之故。以起下自反非度其
處之之術也。○茹音孺。亦有兄弟。人惟兄弟之親。可以
據而又不可依。以為重也。○集傳據依也。○說約集
承匪薄言往愬。故將以我之憂。往而愬之。逢彼之怒。
鑒。兄弟之前。○集傳愬告也。逢彼之怒。

言
而又遭彼之怒其不可據如此亦何以爲情耶○說
約往愬兄弟真婦人語逢彼之怒更極形容亦不必
謂果有此事也陸聚岡曰愬言不相入而○我心匪
反咎我之自取固哉高叟之詩矣○賦也○我心匪
石吾反覆求其致憂之故而不可得也意者心有闕
不乎彼石雖堅貞尚可推移而轉之我心匪石○六
帖我心匪石鮑昭白頭吟直如朱絲繩不可轉也則
清如玉壺冰何慚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不可轉也專
一而不我
我心匪席席雖平直尚可曲折
可轉也我心匪席而卷之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正則

直而不可卷威儀棣棣意者儀尚有闕乎而威儀則
也○卷音捲威儀棣棣然○集傳棣棣富而閑
習之貌○大全慶源輔氏曰富謂富盛也富盛則全
備而無欠闕閑習則從容而不生疎○詩原威儀就
舉止中規矩言○朱日濬曰詩緝云棠棣之華繁盛
故以棣棣形容威儀之盛棣棣連言正見其不一而
足也○不可選也亦庶乎其無闕也已○集傳選簡
擇也○詩原以上非自表語乃是○憂心悄悄夫自
求其故不得故自反如此○賦也○憂心悄悄反無

闕而乃動輒得咎是以憂之於心悄悄然○集傳悄悄憂貌○古義悄悄說文云憂思低小也○悄悄上聲
慍于羣小日見慍怒於羣小而相孚契也○集傳不能自己於憂者何哉則見慍羣小之故耳○詩說下二句正見慍處○六帖慍于羣小不得於夫所致
觀閔既多媒藥者釀成吾過觀閔則既多
受侮不少○集傳觀見閔病也○觀音妬
亦不少其見慍如此
靜言思之靜言思之
寤辟有標每

寤覺之中不禁拊心而手標也亦將何所告哉○集傳辟拊心也標拊心貌○詩緝標本訓擊故標然爲拊心貌○輯錄爾雅注標椎胸也○朱日濬曰寤寐惺也蓋憂從中來隨觸隨動故一寤卽拊心而不能自禁其憂未嘗一刻忘如此
日月諸○賦也○日月有時
胡迭而微胡爲更迭而微失其常
集傳居諸語辭
胡迭而微道甚矣○集傳迭更微
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孔疏禮
寺月

續集

○集傳匪澣衣謂垢污不濯之衣○疏義

憤心亂也。眊，蒙蒙目不明之貌。○六帖：煩冤，心煩而屈抑也。憤眊，心皇惑而亂也。如匪澣衣，極形容不得。

靜思之

靜言不能奮飛

不能奮起飛去
以脫然而無累

也。夫不得於夫，惟知反躬自咎，而無怨對過甚之詞。聖人係於變風之首，蓋有取也。○集傳：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六帖：不能奮飛，不是欲去而不能去，亦不是安於義而不肯去。要蒙上文如匪澣衣來相反看，只是恨其不能脫然無累之意。○說通：此句猶言安得身在事外意。舊說以爲義不可絕，謬矣。○大全：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猶似有未和平意。朱子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

有些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于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危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
比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朱曰濬曰以首章不得於夫作主怒於兄弟慍於群小皆此所致首二句即見不得於夫意二三章內外俱困而因致自反之詞末二章上下俱困而因致自安之

詞○古義云序云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孔叢子載孔子曰吾于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濬按集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不獨取辭氣哀婉正謂男女萬化之原天下事正變皆始於此正冠關雎變首柏舟聖人都有深意則集傳不為無據若或謂楚辭目君為美人夫君古詩亦自託於棄婦固有此理但不可援以解此詩耳○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孟子引此以証孔子漢劉向引此曰小人成羣誠足慍也而向著列女傳則又以為衛宣夫人文公註孟子則曰衛之

仁人註詩又斷為婦人非自相矛盾濬謂古人讀書斷章取義圓轉變通不拘一說往往如此也

綠兮衣兮

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曰人各有等物各有分如正色宜衣

間色宜裏今綠兮而以爲衣兮已自僭矣○集傳綠蒼勝黃之間色○朱日濬曰青赤黃白黑爲正色綠紅碧紫纁爲間色間者不正之色也以木青克土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間色以火赤克金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金白克木青合白青而成碧爲西方之間色以水黑克火赤合黑赤而成紫

爲北方之間色以土黃克水黑合黃黑而成纁爲中央之間色纁亦名駢黃間音澗○詩緝讀詩不可鹵莽如讀綠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黃兮鳥兮白兮華兮唯綠衣曰綠兮衣兮蓋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以二兮字點掇而丁寧之○點平聲○釋文諡法云賤而得**綠衣黃裏**况綠衣而又以黃裏愛曰嬖嬖卑也媒也**綠衣黃裏**幽顯失序更何如乎○集傳黃中央土之正色○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說通綠衣二句言綠以爲衣已

自僭矣。況又黃裏黃裳乎。二句凡三轉。○朱日濬曰。此二句是比。以表裏比幽顯失序。心之憂

矣。是以使我。易維其已。而曷能以自已哉。○集傳已。心之憂矣。易維其已。止也。○朱日濬曰。六帖云。憂

之不已。只是憂夫婦之變。謝氏說為君憂為君之子。憂為國之後日憂。不可用。凡說詩強作大話者。最害

事。可以為。○綠兮衣兮。綠兮而以。綠衣黃裳。況綠衣。戒。○比也。○綠兮衣兮。為衣兮。綠衣黃裳。而又以

黃裳。上下倒置。不亦甚乎。○集傳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

裳。其失所益甚矣。○朱日濬曰。此三句是比。以上下比尊卑失序。心之憂矣。是以使

矣。易維其亡也。○說約。憂易維已。自頂綠衣黃裏。憂

易維亡。自頂綠衣黃裳。各幽微倒置。其變難處。說宗

社大話。嗣君流禍。切不可用。○詩緝。綠衣黃裏。言掩

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倒置。夫人失位矣。○朱日

濬曰。或疑首心憂承黃裏。次心憂承黃裳。三思古承

詩月

卷三 邶 綠衣

古

意有何意味。如今以詩人之口氣。還詩人之篇章。復以說詩者之疏解。明詩人之本義。則既不失詩人之旨。而亦可破童蒙之惑。此○**綠兮綈**。夫遇變而憂。詩門之大槩也。○比也。而求之。豈無自善之道乎。彼綠女所治。今而方為絲。今其色已可愛矣。○集傳。女。指其君子而言。今此綠之所以益加顯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也。治。謂理而織之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朱日濬曰。此我思古二句。是比妾之美色被寵。○女。音汝。治。平聲。

人然則我將如之○**俾無訖**。有常遭此變而善處者。何哉。我思古人。其以自勵焉。使不至於

有過而已。綠絲之治。何計哉。○集傳。俾。使。訖。過也。○詩說。善處。如憂雖深。而怨懟不作。位雖失。而修省不忘。只指處夫婦言。○**綈兮綈**。彼綈兮綈兮。當暑說音尤。叶移。○比也。○**淒其以風**。乃以遇淒其之寒風。過時而見棄。布也。○集傳。淒。寒風也。○**綈兮綈**。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古義。箋云。妻旁二點者。从冰也。寒也。妻旁三點者。从水也。水雲慘淡之貌。詩月。卷三。此綠衣。左。

此淒其以風及鄭風風雨淒淒四月秋日淒淒皆當
从冰今按說文只有从水之淒無从冰之淒當以淒
字爲正按說文淒雲雨起也今以狀風者取其陰涼
慘淡亦如雲雨方起之時耳○朱日濬曰此二句是
比已之過時見棄淒爲寒風而又曰其者語助耳淒
其以風言以絺綌而禦淒風也用字於淒風之間
者錯文耳曰以者誰以之也卽此一字愴然不能出
口矣○六帖絺兮綌兮淒其以風班婕妤怨歌行新
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
人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

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淒音妻風叶迎

我思古人

我將如之何哉我思古人

實獲我心

處此而自盡其道者實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則
心亦自安已耳絺綌之風亦奈之何哉夫不求過於
夫而求免過於已不致怨於妾而惟效善於古莊姜
賢矣哉○詩原獲我心正根無說○說通曰曷維
已曷維亡猶發乎情也我思古人則引禮義以自安
而純乎正矣曰俾無說兮猶有模範古人之意也實
獲我心則古人來合我矣心以漸平詞以漸厚詩可
以怨此之謂也○說約俾無說兮亦頂少艾得寵實

獲我心亦頂色衰見棄各尋頭項方見清楚蓋少艾得寵色衰見棄豈不是一事而既分二章則我思古人處須各討着落不可牽混也然此理雖先輩如王文恪輩未有解者○前章注曰亦思古人嘗有遭此此字指少艾得寵也此章注曰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此字指色衰見棄也則二章本各說一邊無訖獲我所從分也說詩無他法惟以章還章句還句而不求畫添至足矣○六帖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鮑昭白頭吟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文賦雖杼柚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比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詩說首二章喻嫡妾易位而極憂思之情末二章喻嫡妾所以

易位而求善處之道○朱日濬曰序云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子貢傳申培說則以為莊公嬖人生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憂之而作與詩意無涉

燕燕于飛

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

大歸於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曰人情莫悲於相離而況離別之異於常者耶彼燕與燕而于飛也○集

言
傳燕𪗇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𪗇音一○古義燕
陸佃云齊人呼𪗇蓋取其鳴自呼故曰𪗇也一名玄
鳥蓋取其色之玄也一名鷦鷯莊周所謂鷦鷯者也
言燕燕者曹氏云兩燕也○朱日濬曰禽經云鳥向
啼背棲燕背飛向宿聲多稍小者漢燕紫胷輕小者
越燕胷斑黑聲大者胡燕雅翼云燕來去皆避社又
戊巳日不取土豈社主乎土戊巳土位土克水燕之
所避與濬謂燕爲玄鳥玄屬水燕水鳥也避土者避
其克已耳坦叔云燕以春來秋去有離別之義故以
起興○釋文戴謚也嬌陳姓也完卽衛桓公也○孔

疏言大歸者差池其羽則差池其羽而兩不能齊矣
不反之詞

差池其羽

○集傳差池不齊之貌○古

義陸佃云池通作遲徐行也○詩緝曹氏曰燕燕兩
燕也差池言其相先後也○說約燕燕華谷王兩燕
最妙然謂莊公旣沒嫡妾相依如雙飛之燕常相隨
逐則非也此只興送時行者在前而送者在後如雙
燕之飛其羽差池耳故興亦至四句便止瞻望二句
又是摹寫旣別後事○差池二字亦是從燕燕二字
生言一燕稍前而一燕在後其羽不齊也此興之最
有取義者下頡頏下上亦各興兩人可以類推○差

音之子于歸況我之子于歸於陳也○集傳之子指雌戴嬌也歸大歸也○朱日濬曰此之子于歸與二南異彼歸夫家此歸母家也遠送于野野乎○朱日濬曰興止此以兩燕之一先一後興行者送者之一先一後皆有差池不齊之意○大全眉山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野叶汝瞻望弗及斯時也彼義難望弗及泣如雨不禁泣涕之如雨焉耳○古義無聲及出涕曰泣自目曰涕○大全南軒張

氏曰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有合於詩人之情與○華谷嚴氏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叙離別之恨而子弑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燕燕于飛燕與燕之矣○涕體晉二音○興也燕燕于飛于飛也

頤之頤則一或上而頤之一或下而頤之矣○集傳飛而上曰頤飛而下曰頤○頤昔潔頤音之子于歸況我之子遠于將之我能不遠于將之乎○集傳將送也

○朱日濬曰此四句興止或頡或瞻望弗及斯時我
 頡亦興兩人相隨之意下上同此瞻望弗及情難舍
 奄忽之間佇立以泣惟有佇立以泣已耳○集傳佇
 瞻望弗及立久立也○佇除之上濁○興
 也○燕燕于飛燕與燕之下上其音則一或鳴而下
 ○集傳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詩緝下音
 暇上常之上濁今考韻元在物下之下上聲也自上
 而下之下去聲也元在物上之上去聲也自下而上
 之上上聲也二字雖有上聲然皆上濁讀近去聲

之子歸況我之子遠送于南能不遠送于南乎○

日濬曰此四句興止○南叶林瞻望弗及斯時也瞻實勞我心實勞

而不能安○仲氏任之夫如是為別已自不堪而況

耳○興也○仲氏任之其用情制行以及戒勉之言

又種種有可念乎彼仲氏於我蓋任只而以恩相信

○集傳仲氏戴媽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六
 帖輔氏云以恩相信嫡妾相與之情於是為至○朱
 日濬曰戴媽死後之稱濬每見今講師動以戴媽二
 詩月

字入詩人口中、非也、只宜稱之子仲氏、若戴媽則說詩者所稱、周禮注、朋友相信曰任、今日以恩相信者、蓋彼此欺僞、卽有恩亦不見信、故以恩相信斯之謂任、○按詩說過此章云、我之所以如此者、以其德之不可忘也、時說宗之、濬謂夫死子弑、悽然竟別、斯豈尋常離恨、念及大歸二字、而已有不忍言者、詩說云、云、將流離永別、宗國大慟、視爲漠然、而種種泣涕勞心、止以仲氏制行之賢、豈善讀詩者乎、蓋國破人亡之後、二婦尚煢煢相依、大歸一別、影隻形單、南望落、落、北顧茫茫、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所以人生聚首、卽

有厚德深恩、誰其念之、忽焉痛別、宿昔之情好、遂歷歷如在目前、故莊姜若謂今日之別、已不堪言、而況仲氏又何如之人乎、如此說去、處處周至、庶無悖於作者矣、若如時說、卽仲氏未必如是之賢、而此別遂能已於情乎、崇禎癸未十有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其賊破黃州城後、避難菊廬、識此、○任平聲、只音紙、其心塞淵、其操心塞實而不虛妄、淵深而不淺、○終溫且惠、其持身自始至終、而溫和惠順、○集傳終竟溫和惠順也、○六帖塞實淵深、德之蘊於內者溫和惠

順德之著**淑慎其身**以淑善謹慎其身其內外身心於外者

○詩原塞淵言其存心之善**先君之思**及臨別丁寧溫惠淑慎言其持身之謹

念先君○集傳**以勗寡人**勗勉寡人欲我常念之而先君謂莊公也

何如者而竟于歸哉即遠送何足以慰我情也夫國危子喪既不忍言而州吁肆惡亦有不能明言者故

但叙離別之感而言外之痛隱然矣○集傳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

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可謂溫且惠

矣○說約末二句斷主臨別丁寧言上章之南疏義大全叶尼心反此章之淵叶一均反文獻通考曰毛

詩補音十卷吳棫撰其說以爲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爲釐慶之爲羗馬之爲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

陸德明始定爲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棫又有韻補一

書不專爲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爲確論不必一一改字詳見韻補通考又云王景文有詩總聞

三卷共為十聞、一曰聞音、二曰聞訓、三曰聞章、四曰聞句、五曰聞字、六曰聞物、七曰聞用、八曰聞跡、九曰聞事、十曰聞人、其標目佳甚、可見音與章句皆古人之所急急也、惜乎其書不傳云、○勗音旭、○賦也、

燕四章章六句

詩原前三章、叙已思念之情、末章、美戴嬀之德、皆根于歸說來、

○朱日濬曰、序云、衛莊姜送歸妾也、列女傳以為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作此詩、古義謂時定公尚在、不得稱先君、則列

女傳所云、失其旨矣、○文公云、讀書須是有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某舊讀仲氏任只云云、既破我斧云云、如此等處、直為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又云、學者論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謂如捨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此亦讀詩之一法也、因附記之、

日月諸

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曰、夫婦相與、人道之常、我何所遭、不然也、彼

日居月諸○集傳日照臨遍於下土久矣乃如之人

今乃有如是之人兮○逝不古處以古人倫之道

相處○集傳逝發語辭古處以古道相處胡能有定

也○詩說古處如古之刑于雍穆皆是胡能有定

不知胡時能有定乎○集傳胡寧皆何也○朱日濬

日集傳云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

獨不我顧也沈無回以為寧不我顧使其定也寧終

怨而非詩意因改從今說寧不我顧棄我而不顧乎

此我之所以不能忘情於○日居月諸下土是

是人也○顧叶古○賦也○日居月諸下土是

冒盡下土而是冒之久乃如之人兮今乃有如逝不

相好夫婦之間逝不相胡能有定不知胡時寧不我

報使其有定寧終棄我而不報○日居月諸出

自東方出自東方明一升而皆照矣○集傳日旦必

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是月本出自西方但至十月五望後則漸移而出於東故曰月望亦出東方乃如

之天今

今乃有如

德音無良

夫婦相處不以古道善名不彰於人其德音蓋

無良也○集傳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朱日濬曰詩緝又云言待已聲音言語之間皆無善意也

此說胡能有定

不知胡時

俾也可忘

而使我可忘也○詩原俾使也

○說通可忘猶言放心也○朱日濬曰集傳云言何獨使我為可忘也今改作望之之詞俱從沈說○賦

也

○日居月諸

日居月諸

東方自出

東方自出固無處而不及矣

父母

母

今我中道見棄父兮母兮

義不卒

乃養我之不卒也○集傳畜養卒終也○朱日

濬曰詩說云父母豈有終養之理但疾痛之極其詞如此耳六帖則云畜我不卒非欲父母養其終身也

只如今人說養我不卒誤我一生真婦人語也若月如前說則癡騃之談耳濬按當以六帖此說為正古

能有定

不知何時

報我不迹

使其能定而豈其待我如是之不循理也夫以

詩月

卷三即日月

三

見集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賢矣哉○
集傳述休也○不循義理也○賦也

月四章章六句

朱日濬曰四章一意每末二句

於日月而深冀幸其一悟也○集傳此詩當在燕
燕之前下篇放此○語類問日月終風二篇據集
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
當次之蓋詳終風之詞莊公於姜猶有往來之時
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免微怨矣燕
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妾情不能堪耳以此觀之則

終風當先日月當次曰恐或如是○朱日濬曰序
云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
君以致困窮之詩也文公以為通詩猶有望之之
意故不以此詩為莊公沒後之作其說當矣子貢
傳申培說皆謂州吁弑桓公莊姜大歸
於齊而作是詩俱襲用序說不足信

終風且暴

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

和之氣今終日之風而且狂蕩暴疾則乖戾而不和
也甚矣○集傳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朱日濬曰

此句比莊公之狂暴。○六帖終風且暴，即是說莊公。以下不須補出正意。○說約如是，則顧我則笑，亦可。即是說終風。大氏有意無意之間。詩家常法也。○說通終風，即莊公也。此比體之實賦者也。**顧我則笑**，然雖狂蕩如此，而亦有顧。○**謔浪笑敖**，但其顧而浪而笑敖，意皆戲慢，非出愛敬之誠。○集傳謔戲言也。浪放蕩也。○說通謔而浪焉，非常謔也。笑而敖焉，非誠笑也。曲盡狂夫之形態矣。○**中心是悼**，所以使我。○詩原敖與傲同。○敖音傲。**中心是悼**，不敢言但。

中心為之傷悼而已，豈謂其狂暴不誠。○**終風且霾**，而遂忽然乎哉。○集傳悼傷也。○比也。○**終風且霾**，天道和平，則有清明之象。今終日之風，而且雨土蒙霧，其閉塞甚矣。○集傳霾雨土蒙霧也。○大全孫炎曰：霾，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朱日濬曰：此句比莊公之狂惑。集傳訓霾為雨土者，雨音諭，雨土者，下土也。謂自上而降下塵土也。○**惠然肯來**，雖狂惑如此，霧音務，塞也。○霾與埋同。**惠然肯來**，然亦或惠然而肯來。○**莫往莫來**，但以爲往矣，而又有莫往之傳，惠順也。○**莫往莫來**，時以爲來矣，而又有莫來之。○**終風且霾**，詩曰。

時反覆無常○六帖莫往莫來還作不一於往不一於來莫者難必之意以為往矣忽然而來以為來矣忽然而往所謂如飄風是也○笑矣而曰笑敖來矣而曰莫來極盡情狀○朱日濬曰如此說往來庶於謔笑一類正見終風無常之意若講意謂不肯往來顧已猶諺云不來往也如此則與惠然肯來者自相戾矣悠悠我思使我悠悠以思豈以往來無常而遂忘矣悠悠我思情哉○集傳悠悠思之長也○說通非止思其來也憂其狂惑之無日已也○詩說肯來者無幾而莫往來者甚長思之所為悠悠也○思叶鰥

也○比

○終風且曠

陰氣聚散有時而開今終風而且

同不日有曠

意其止矣乃不旋日而又曠無復開明

二句比莊公之

寤言不寐

我是以寤言憂之而不願

言則嚏

而思願之深則感傷閉鬱以至於嚏也其如

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比也○音仇○大全○病寒鼻塞也○比也

嚏嚏其陰

驟

風迅雷其止可待今則瞠瞠其陰○集傳瞠瞠陰貌也其雷也其雷也其雷也未有
集傳也也雷將發而未震之聲○朱日濬曰○此二句比莊公之狂惑愈深未已○也音毀寤言不
寐我是以寤言願言則懷能釋也其如之何哉夫託
物爲比而不忍直斥其人感慨致思而每有望之之意可不謂厚乎○集傳懷思也○六帖懷懷抱不釋之意○講意此與上章末二句各承本章說○朱日濬曰願已思懷又是思但懷則思之不置故六帖

作懷抱甚確方與願字不重○懷叶回○比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朱日濬曰意有淺深首章言其狂暴二章言其狂惑皆一句比

三章言狂惑暫開愈蔽四章言狂惑愈深未已皆二句比○序云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文公謂詳詩意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故不用序說說通云讀柏舟以下五詩有憂而無怨有望而無絕慷慨之末必反和平傷悼之餘終閑禮義不幸值人倫之變而性情詞旨猶

有先王之遺焉所謂一國亂而其身未始不治者
 夫子以之續二南而首變風意或在斯乎濟竊謂
 聖人論詩可以興觀群怨須要學者於此道看作
 自己身上事藉此以平其心和其氣為聖賢之徒
 若止效三尺童子咕嗶句讀訓解字義以取科第
 而已則終日讀書畢竟於身心有何着落濬自恨
 學道之晚又有幽憂之疾不能力登古人之
 堂感念疇昔烏能已已凡我同志無後時焉

擊鼓其鏜

也衛人從軍者作此詩曰兵凶器也戰危事
 也聖王不得已而用之如今日者兵以鼓

行擊鼓而其聲鏜然○集
 傳鏜擊鼓聲也○鏜音湯**踴躍用兵**是方踴躍而用

躍坐而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詩緝踴躍跳也
 躍跳躍也○原解踴躍輕佻之狀○通解坐作擊刺

不以兵法言恐礙下章○朱日濬曰此二句便見在
 上者喜兵好事之意○坐跪也擊刺者或坐而跪或

作而起言**土國城漕**夫我衛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
 其狀也○漕音曹

土功也國國中也漕**我獨南行**然猶處境內我乃獨
 衛邑也○漕音曹

不有更甚者耶。○集傳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輯錄鋒兵端也。鏑矢鋒也。○六帖徐士彰曰我獨南行憂心有忡味詩人含蓄之意似不言鋒鏑死亡而有隱然寓於其間者蓋不忍言之也。如此則於不我活兮不我信兮處方有味若露出即淡然無味矣。朱註所云特解經之法而非風人之旨也。○說約魯詩世學曰南行者鄭在衛南。○朱曰濬曰土城苦役也求爲其事而亦不可得則當時之虐用其民者不。○賦也。○從孫子仲乃孫氏子仲。○集傳孫已甚乎。○賦也。

氏子仲字時軍帥也。○詩緝王仲宣詩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今從子仲所從非其人也。序云使公孫文仲將疏曰仲字也文諡也作詩時未死故不言諡序從後言之故以諡配字也。平陳與宋而平陳與宋以共興其師焉。○集傳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爲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鄭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

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孔疏宋殤公之卽位公子馮所以出奔鄭者殤公宋穆公之兄子公子馮則其子也穆公致位於殤公使馮避之出居於鄭也鄭人欲納之欲納於宋以爲君也先君之怨服杜皆云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言求寵於諸侯者杜預云諸侯雖篡弑而立旣列於會則不得復討欲求此寵也春秋之例首兵者爲主今伐鄭之謀則叶爲首所以衛人叙於陳蔡之下者服虔云衛使宋爲主使大夫將故叙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爲主此

箋先言告陳與宋者以陳亦從之衛告可知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朱日濬曰詩人口中不宜說出伐鄭卽集傳亦云恐或然也以不曾見得實爲州吁伐鄭之事總之說詩當還本文本文所無不必強注也

不我以歸斯時也軍旅方興而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意○古義忡說文云憂也旣言憂又言忡者憂主前日言忡主今日言見其憂繼至無已也○說通大將而呼之以字輕之也知其喜功樂戰之人平

陳與宋見有與國以助之必起兵連禍結之事觀此氣象大約不與我歸矣能不憂哉○忡音充叶去聲也○賦○**卷居矣處**心憂如此則我是行也於是居則居耳於是處則處耳○集傳爰於

也○古義居者**卷喪其馬**于是喪其馬而已不知于久居處者暫處**卷喪其馬**其所在矣○喪去聲**于**

以卷之斯時也于以求**于林之下**于何所乎則林之其所喪之馬**于林之下**下馬有何行伍之

拘馳驅之範哉○集傳見其失伍○**死生契闊**當斯離次無鬪志也○下上聲○賦也○**死生契闊**之時

我其於室家何哉因念我與汝始為室家之時期以一死一生變故之交一彼一此契闊之際○集傳契

闊隔遠之意○六帖死生契闊作二事看一死一生一彼一此俱不忘棄也或云死生之期極為契闊因

下章但言契闊不言死生**舉子成說**既與子有成說故也愚滯可笑○契音挈**舉子成說**而不相忘棄矣

○集傳成說謂**執子之手**又相與執**舉子偕老**期與成其約誓之言**執子之手**子之手**舉子偕老**子偕

老而丁寧以終身焉此言不猶可想○**于嗟闊兮**今

耶○毛傳偕俱也○老叶魯○賦也○**于嗟闊兮**奈

何有是南行也于嗟乎昔者有契闊之約兮
○集傳于嗟歎辭闊契闊也○于音吁下同
不我活
今而今不得活兮不能生
于嗟濁兮于嗟乎昔者有
全矣○集傳活生也
集傳洵信也
不我信兮而今不得信兮無由相終身
○洵音荀矣吾其如此室家何哉夫是
役也圍鄭東門五日而還師不為久而怨如此身犯
大逆眾犯親離莫肯為之用耳○集傳信與申同○
說通不我以歸不我活不我信皆
痛恨州吁之詞○信音申○賦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詩原以我獨南行為主下四章
正蒙此惟有憂心則無鬪志無

鬪志則動私情意自相聯○朱日濬曰此詩舊有
兩說一以為居處喪馬實有之事不活不信敗亡
還念之詞一以為將行時憂其不歸遂與室家別
曰此行必亡不知於何居處喪馬如求我當於林
下因歎念疇昔之言而傷之今仍從集傳作軍行
後哀怨之言亦只從經文說去蓋不敢妄斷此詩
必為州吁東門之役故也○又按隱公四年夏衛
伐鄭即東門之圍秋又伐鄭敗鄭徒兵取禾而還

秋九月衛人即殺州吁於濮此詩果屬州吁之事則民怨之可畏如此所謂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不益信乎序云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凱風自南 其室故其子作此詩曰親恩自所當報而子職尤其宜盡彼凱風自南而來○集傳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詩緝李氏曰南風長養萬物物情喜樂故曰凱風○朱日濬曰凱與愷通樂也六陽之氣至南而極故萬物至此長養而喜樂也百昌

勃然而盛正見其喜樂之意○鄭**吹彼棘心** 吹彼未箋不安其室欲去嫁也○南叶林**吹彼棘心** 成之棘心○集傳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詩緝棘酸棗也山陰陸氏曰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四時纂要曰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魏風云園有棘棘酸棗也於果為下又釋木棗注引孟子趙岐注云槭棘小棗所謂酸棗也朱氏集解云槭棘小棗非美材也○經有二棘考見楚茨○朱日濬曰木小時惟**棘心** 則風之為力多矣○集心故以心為稚弱

棘心 則風之為力多矣○集

傳天天少好貌。○朱日濬曰：比三句止。首二句以凱風比母之養子，第三句以棘心比子之難成。末句即承此句說，蓋母之養子於少時最苦，故以劬勞即頂天天句說。箋曰：棘心天天，喻七子少長是也。○天音腰。
母氏劬勞 吁嗟我母氏，生我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病苦也。○詩說：劬勞指幼時鞠畜撫育言。○說約：上三句只說凱風棘心，忽接母氏妙。○朱日濬曰：女人稱氏，猶丈夫之稱甫。○**凱風自南** 彼凱風自南，已稱子皆尊稱也。○比也。○**凱風自南** 極長養之功。

吹彼棘薪

而吹彼棘薪，雖已成而但可爲薪，非美材也，寧不負風之力乎。

母氏聖善

况我母氏，畜養諸子，聖且善也。○集傳：聖，獻也。○朱日濬曰：獻即睿字，通明之謂聖者，明於鞠子之方，善者能盡育子之道，正與凱風吹物相應。詩說：謂聖善泛就通明賢淑言，不指養子非也。
我無令

人 奈何子雖壯大，而無一令人以當母心，不幾負母之恩乎。○集傳：令，善也。○朱日濬曰：此章是興，以凱風長養而成棘薪，風美而材不美，興母氏聖善而無令子，母善而子不善。○大全：安成劉氏曰：上章言

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爰有寒泉。彼寒泉乃無不舍之而去也。○興也。

寒泉○朱日濬曰。通典云。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浚城東南城側。有寒泉岡。在浚之下。

人皆資以用焉。是寒泉猶有益於浚矣。○集傳。浚。衛邑。○下。叶戶。有子七人。况我七

情也。宜有所益於母。○朱日濬曰。蔡氏云。有子七人。含諷難言。母氏勞苦。反不能奉養一母。而

使之勞苦。不自安適乎。曾寒泉之不如矣。○朱日濬曰。此四句是興。以寒泉有益於浚。反興子無益於親。濬每見近說者。動言不能安母之身云云。豈孝子之所忍言乎。俗師誤人。徃徃如是。○六帖。勞苦莫慰母心。朱註云。微指其事。太穿鑿。此註與展我甥兮。明非齊侯之子。一類。俱非詩旨。詳七子之意。無非痛自刻責耳。○詩說。勞苦與上劬勞異。乃不得優游自安意也。○說通。此詩作於母欲嫁既嫁之先後。俱不可知。總是自責之詞。幾諫是後人解詩意也。若當時以自責為幾諫。則偽矣。非孝子也。母本以淫不安其室。而

曰母氏勞苦。曰莫慰母心。不獨引爲已。○**睨睨黃鳥**。非亦寬爲母地。真孝子之言也。○興也。○**睨睨黃鳥**。彼黃鳥乃無知之物。然睨睨黃鳥。其目有清和圓轉之意。○集傳。睨睨。清和圓轉之意。○詩緝。檀弓。華而睨。睨。明貌。睨。从目。从見。亦以色言之。俗訛以爲黃鳥之聲。○朱日濬曰。黃鳥之狀。其妙在目。故睨睨言其色。好音言其聲。各是一項。今人以睨睨爲清和圓轉之音。其謬久矣。○黃鳥。黃鶯也。一曰黃鸝。又名倉庚。鶯一作鸝。唐明皇呼爲金衣公子。山海經云。倉庚爲膳。可以療妒。○睨睨。音演莞。**載好其音**

人之聞其聲者悅焉。是黃鳥猶能**有子七人**。好其音以悅人矣。○孔疏載則也。○**有子七人**。况我七知也。宜有以**莫慰母心**。獨不能慰悅母心。以順其志。慰乎其母。○**莫慰母心**。乎。又黃鳥之不如矣。寧不負劬勞之恩哉。夫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但自責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爲辭。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朱日濬曰。此四句是興。以黃鳥猶能悅人。反興子不能慰母。上章以無情興有情。此以無知興有知。皆反興也。慰。安也。○興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朱日濬曰通是自責時說末二

為主下勞苦莫慰皆承此說○序說與集傳畧同但以為他人美七子之詩今玩詩意正是自責濬楚中鍾伯敬曰小弁親之過大者也然說得出凱風親之過小者也然說不出所以立言益苦信哉
雄雉于飛也思念情也彼雄雉于飛○集傳雉野雞雄雉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也○古義雄說文云鳥父也

泄泄其羽

羽則泄泄然其羽舒緩自得

如此○集傳泄泄飛之緩也○泄音異

我之懷矣

我之所懷○

自詒伊

阻乃往役於外自詒伊阻隔之憂何耶曾雄雉之不如矣○集傳詒遺阻隔也○孔疏伊助語也○朱日濬曰以雄雌之舒緩自得反興君子之阻隔不暇下章同○詩說云自詒就大義說勤王許國臣子所當自盡者濬謂當時諸侯自雄已無勤王之事况衛又極亂之國乎若以詩次求之此詩當在莊桓州吁宣公之際土城無時征伐不息有何大義則自詒伊阻亦只如往役自盡而出之溫厚便見為賢婦人矣

大義云云。時說相沿，莫知其謬。總之誦詩，
讀書，知人論世，不講此八字耳。○興也。

雄雉于

飛彼雄雉

下上其音

則或下其音，或上其音，何飛鳴

必盡同。燕燕言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鳴也。

此言雄雉下上其音，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上或下也。

○下音暇上。

展矣君子

我君子以從役而阻隔，誠哉

常之上濁。

實勞我心

乎。○集傳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

之勞我心也。○朱日濬曰：此與上章同興，或疑語氣
以與上殊。濬曰：所以勞心，亦只是爲自詒阻隔耳。此
處不言蒙上文也。正如野有死麕。第二章有女如玉之類。○興也。

瞻彼日月

瞻彼

之往來而念我君子之

悠悠我思

乎。○集傳悠悠然而思

從役不知幾更日月矣。

之長

道之云遠

然自今日言歸，猶可慰也。而

曷云能

來不知何時能來以慰我思也。○六帖上二句言久

來下二句言遠。○若云日月往來，君子一往而不來。

時月

卷三 雄雉

五

則似興體。且非詩人語氣。大抵詩人之言。雅淡和平。不必求之以深。不然反失其旨。○來叶離。○賦也。
○百爾君子 思之切而未得歸也。亦將何以爲慰哉。通解。君子。泛指行役之人。言雖重在夫。而言百者。詩人渾厚處也。○說通。望其夫而呼百爾者。凡人我不伎而人伎。我不求而人求。亦不能兩全而善終。故不獨以德行勉其夫。而兼望之共事之君子。詩人之思曲而周矣。○古義。漢書云。萬里之外。以身爲本。旅中相聚。不止一身。人各自善。自然相及。故兼望之。**不**

知德行

豈不知德行乎。○大全。慶源輔氏曰。不知德

之於身而有得於道者也。○行。去聲。叶杭。

不伎不求

凡人之耻貧賤患難者。不入於伎。則入於

求。伎心生於忿怒。常至嫉人。求心生於貪慕。常至枉已。非德所在也。若能不伎不求。○集傳。伎。害。求。貪也。○詩說。不伎不求。正是德行。不專在貧富。凡功賞名利皆在。○朱日濬曰。六帖云。不伎不求。軍旅之中。尤爭能爭功之地。故特言之。杜甫出塞曲。從軍十餘年。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濬謂從役在

外其故多端經無明文不必拘定從軍故集傳何

但云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不臧則常變順逆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征途之間

兼至此所謂曲而周也○集傳臧善也○六帖念其

久役而不得歸但得保全亦幸矣此正思之最深最

切處沿情之作至此可謂說盡衷曲矣王風苟無飢

渴亦此意胡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太呆○賦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說通通章總是極思念之情即

末章冀其保身正思之懇至處

朱日濬曰序云刺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

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子

貢傳申培說皆以爲大夫怨管叔之詩絕無根據

○文公云古詩即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

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爲泥章句故也明道先

生善說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

便使人有得處如曰瞻彼日月云云思之切矣百

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得好處又云讀詩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讀却從旁聽之其語有未通者畧檢注解看却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脉所在又云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有逐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合上諸說得讀詩之法矣

匏有苦葉此刺淫亂之詩曰凡事必有所度量而後今有葉未堅此未可用之時○集傳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

可用之時也○詩緝匏苦瓠也短頸大腹者也非瓠也○陸佃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古今注云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用爲笙○朱日濬曰按鵬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是匏卽壺也莊子云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是匏又卽瓠也然則匏壺瓠名雖三而實則一物故毛傳直訓匏爲瓠而集傳因之但匏有大小長短甘苦不一故其名稱亦易淆亂耳嚴云非瓠陸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此皆據後世之稱以爲

說而去古遠矣特正之○說約匏苦本供濟而有葉則未堅只苦葉二字約撮多少意句法神品也○嚴華谷曰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沈無回所謂腰舟是也○腰舟歐本義作要舟尤古雅○國語叔向云匏苦不材於人供濟而已○朱日濬曰詩柄用刺字始此刺七四反音次諷刺譏切也此字一音而兼有數義又傷也說文云君殺大夫曰刺又訊也周禮秋官掌三刺一刺訊群臣再刺訊群吏三刺訊萬民又書姓名於奏曰曰刺太平老人云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紙書故謂

之名紙又音戚穿也傷也針刺也偵伺也黥面也若左傍从約束之束者音粹僻也疾也諡法暴疾無親曰刺杜甫詩云百年粗刺腐儒餐俱與刺字不同○匏音庖濟有深涉而濟有深方深也○集傳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深則厲然則涉水者將何如乎則厲可也○集傳以衣而涉曰厲○朱日濬曰疏義云水自帶以上至心曰厲渡水不裸體故着裏衣而渡也濬按裏衣非常着者另有涉水之衣孫炎云衣涉襦褌也考褌卽視今褻衣也蓋別有此視以涉深

言P
水而露體之體當作下體。今人看作長衣之衣。常淺服之服。通體之體。終是辨之不詳。褌視并音昆。則揭度夫淺之宜。褰裳而涉。則揭可也。豈可不顧而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此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朱日濬曰。此四句通是比。四句中作兩截。上截比冒行之不可。下截比欲行之當量。兩深字各不同。深涉之深。本匏言。深厲之深。對淺言。或以同一深字。不宜判作兩樣。濬謂古人作詩。豈如今之推敲字句。而必如是拘拘者乎。或

又疑兩深字何以見其不相蒙。濬曰。深涉必待匏而後濟。則此深終非厲能涉可知矣。故深厲之深。又是一義。孔氏云。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蓋可厲則不用匏。亦此意也。爾雅云。由膝以下曰揭。○揭音器。○比。○有彌濟盈。苟不能度量。則必至反常而逆理矣也。○有彌濟盈。如濟渡之處。彌然而盈。○集傳。彌水滿貌。○有鷺雉鳴。有雌雉焉。鷺然而鳴。○集傳。音米。有鷺雉鳴。傳。鷺雌雉聲。○鷺音杏。濟盈不濡軌。以常理論之。濟盈則當濡其轍。今乃不濡其轍。○集傳。軌車轍也。○詩原。濡溼也。○大全。竹

房張氏曰說文曰軌車轍也從車九軌車軾前也從車凡音犯諸家辨之詳矣然集傳獨從軌蓋以九牡聲之叶也軌聲則難叶矣○廬陵羅氏曰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涉三尺三寸○說約疏義車輪輾地處爲轍孔疏軌車軾前也由軌以上爲軌詩緝又作不濡軌蓋軌范範通也然從集傳則言不濡者但指輾地處自佳○朱日濬曰軌者車輪四圍輾地之處以輾地而有迹故名曰轍迹大全佳羅注又云軌居輪中不知何說也○軌音晷叶九矢

鳴其牡

雉鳴則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獸是大異

牡○夫流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此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朱日濬曰此四句亦通是比首二章舊說以苦葉比婚禮未備深涉比禮義甚嚴厲揭比男女當度禮義濟盈比淫者縱欲雉鳴比女之懷春不濡軌求其牡比反常濬謂不必如此瑣屑只如集傳大概比喻自明即傳中男女淫亂之云亦是解詩法詩人口中并未嘗露到

詩月

卷三

邶有苦葉

集

第三章方見正意。然亦諷刺和平。未嘗如今人之怒罵恣詈也。說文云。牡。畜父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定理也。然詩有雄狐。書有牝雞。亦有不盡拘者。○比也。○雝雝鳴鴈。試以婚姻常采。則用雝雝之鳴鴈。蓋取其生有定偶。有從一而終之義。○集傳。雝雝聲之和也。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大全。朱子曰。凡鴈用生鴈。左首以生色。繪交絡之。○朱日濬曰。古義云。鴈。開元五經文字音。岸。史記鴈門正義云。鴈當爲岸。聲之誤也。說文本作雁。从隹。从人。反聲。其从鳥作鴈者。鵝也。徐鍇云。从雁省聲。

偽物也。鵝鵠似雁而德不然。故凡以偽亂真者曰鴈。韓非子。齊伐魯。索讒。問魯人以其鴈往。齊人曰。鴈。魯人曰。真。今文以鴈爲鴈。而以雁爲鴈。鹽鐵論作駢。按此。則古今字異者。不獨一端。卽此可以類推。要其從俗已久。不必強爲紛更。但古人制字之原。亦所當知耳。○旭日始旦。其納采請期。始旦。正其始也。○集傳。旭。日初出貌。昏禮。納采。用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毛傳。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昕。音欣。○孔疏。雁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雁聲。言納采者。謂始相采擇。舉其始。其實六禮唯納徵用。詩。月。三。邶。有苦葉。

幣餘皆用雁也。親迎雖用雁。非昕時。則此雁不兼親迎。旭者。明著之名。大昕爲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爲昕。生至日出。益明。故言大昕也。日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箋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卽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卽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昏禮。納采用雁。賓旣致命。降出。擯者出。請賓執雁。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矣。其納吉。納徵。無常時。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

亦無常月。當近親迎。乃行。○大全廬陵李氏曰。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以名焉。日入二刻半爲昏。○說約集傳雖言納采用雁。又言納采請期以旦。其實請期亦用雁。問名納采同日矣。而納吉納徵亦以旦。但舉兩頭義未全也。或欲增納采至請期一至字。以全包六禮。則雖雖句。又不可施於納幣。恐首二句。以會大意。約說爲長。且此二句。只是言有此理。而下二句始着人而言。則意亦重如迨等字。而不主屑屑分疏。只要曉大段也。納采授雁。賓降而出矣。擯者出。請者不必賓之事有無也。賓乃後執雁。請問名。是又一雁。而

但同日耳。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既吉矣，故納吉。納吉則其禮成矣。故納徵。鄭氏曰：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納幣以幣而不雁者，餘禮無幣，故用雁。幣則不復藉雁也。然愚意徵或是徵聘徵字。儀禮賈疏曰：問名者，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故下記問名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鄭云：誰氏者，謙也。不必主人之女，是問姓氏也。納采納吉納徵，皆言納，而名言問。期言請者，問名因於納采，其禮畧由徵以前，慮其或不受也。故皆言納。既納徵，則聽命而已。故期言請也。又禮書曰：士昏贊用雁者，不以死

贊亦攝盛也。觀其所乘大夫之墨車，所衣助祭之爵弁，而女必次純衣纁紃，腊必用鮮魚，必殺全，則攝贊以雁，不爲過也。鄭氏曰：用雁取其順陰陽來往理。必不然，蓋大夫執雁，士執雉，而昏禮士亦用雁，是攝盛也。○朱日濬曰：此處用雁，只講和鳴與匹耦意。攝盛意不用，言各有所當也。死贊者，士執死雉，故曰死。純衣者，有緣飾之衣，紃亦緣之別名。纁紃者，謂以紅色爲紃緣也。紃音然。○旭音頊。然，是禮之行也。豈急遽無序哉？士如欲歸妻於冰泮之時。○朱日濬曰：歸妻者，親迎之使來歸於已也。

迨冰未泮

則必迨冰未泮之時而納采請期先已舉焉是古婚姻之禮如此○集傳言古人之

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朱曰濬曰迨及也泮散也孔云冰未泮正

月以前皆是冰泮正

招招舟子

且夫人之於人固當有可從不可從

者如招招舟子招人以渡○集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大全孔氏曰王逸云以手曰招

以口曰召

人涉卬否

人皆涉焉而我獨否不從其招也○集傳卬我也○否叶韻

人涉卬否

人皆涉而我獨否者豈竟不渡哉

須我友

我亦須舟子之所招者為

我之友而後以類相從耳不然無往而不可不亦亂常逆理之甚耶夫旁引曲喻而未嘗直指其人陳說

古義而未嘗一及今事譏刺之意隱然言外信乎其為風人溫厚之旨也○集傳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

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詩緝既待舟而後濟又須待我友而同濟○朱曰濬曰此四句又是比須

待也舟子章從濟涉章生來鳴鴈章從雉鳴章生來看來古人章法未嘗不精○友叶以○比也

詩

卷三

邶有苦葉

三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意雖正而體製異於諸作若

有不敢正言之意一章言爲事當有所度量二章言苟不能度量則必至於反常而逆理三章則詔之以婚姻常理四章則言人當有可有不可以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有不可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一章二章四章反覆諷刺皆以濟涉之事爲比豈所指淫人居潯水之傍與抑詩人以一時所見而取譬歟○朱曰濬曰序云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子貢傳申培說俱以爲邶人刺

管叔之詩古義從之謂鄭玄云邶殷紂畿內地名范曄云朝歌紂所都南有牧野北有邶國羅泌云邶武庚之封漕是也今滑之白馬有邶水按上說俱無明據姑存於此

習習谷風

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曰天之道統於陰與陽人之道始於夫

與婦而皆以和爲貴維習習之谷風此陰陽交和也○集傳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朱曰濬曰爾雅云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疏云谷之言穀穀者生也濬謂東風

即春風也。春首四時發生萬物，山谷所以產生萬物者也。故獨以谷名。以陰以雨。而其所以陰其成也，以雨。天澤降矣。○集傳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朱日濬曰：此二句是比。○發微：陰陽之氣，噓則為風，濡則為雨。雨非風所致，然谷風至，陰陽和，故常以陰而雨。若非谷風，或不陰，或陰而不雨矣。楊子雲賦云：友風而子雨，則風雨亦相因，所謂陰陽和之風也。○朱日濬曰：谷風陰雨，似單主春言。蓋四時各有風，如春發東風，則東風為主，風倡雨和，猶陽唱而陰和也。以至夏南風，秋西

風，冬北風，莫不皆然。蓋乘令為主，主即剛也。陽也。陽倡而陰有不和者乎？獨程子嘗謂發東北風則雨，西南風則不雨，以東北屬陽，陽倡陰和，故雨；西南陰，陰倡則陽不和，故不雨。續博物志亦云：關東西風則晴，東風則雨。關西西風則雨，東風則晴。即程子與博物志觀之，可見風雨又各因其地，不可以一方拘也。

龜勉同心 故為夫婦者，務龜勉以求同心。○朱日濬曰：龜本是蟲名，蓋蛙屬也。孫季昭云：蛙龜之行，勉強自力，故曰龜勉。鍾伯敬云：龜勉有持久意，為薄者開一便門。○龜音閔。

不宜有怒

不宜有怒以傷和也。○朱日濬曰：此采葑采菲，彼葑二句是賦。中首二句比意。○怒，叶虜。葑，莖之食常美，而根有時惡，采葑采菲。○集傳：葑，蔓菁也，非，似菹，莖麤葉厚而長，有毛。○孔疏：釋草云：須，葑也。孫炎曰：須，菜名，葑從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豐，蕘，蕘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蕘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豐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卽葑也。須也，蕘菁也，蔓菁也，葑從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菹類也。

本草又云：非，蕘菜。郭璞曰：非草生下溼地，似蕘菁，葉紫赤色，可食。陸璣云：非似菹，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烝鬻爲茹，甘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蕘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非芴與蕘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卽非也。芴也，蕘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菹而非菹，故云菹類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菹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菹類謂非也。○朱日濬曰：圖經云：蔓菁生北土，四時俱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又名諸葛菜。此菜濬地本無，前

年得之於麻城張氏莖葉俱似濬鄉所名白菜者味亦同但其根似蘿蔔稍瘦而長烝熟食之皆佳惟冬堪用餘則硬小多筋不可
無以下體惡而并棄其莖啖矣非未見○非音匪
之美乎○集傳下體根也葑非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又言采葑非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爲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朱日濬曰此二句又是比○葑根冬美春惡非雖未見但別名土瓜其根亦必有時可食如葑之類此詠谷風濬意作詩之時必是春候正

葑非莖美根惡之
際故其詞云云
德音莫違是故爲夫婦者但德音

一致○集傳德音美譽也○六帖龜勉同
心要之於久意德音莫違對顏色之違說
及爾同死

則可以及爾偕老而同死矣凡此者非夫婦之正道耶○朱日濬曰此二句又是賦申采葑二句比意○疏義此章正言夫婦之道○講意上四句喻夫婦成於和而申其當勉於和下四句喻夫婦在於德而申其當取夫德一二五六是比三四七八比外意也上段重和上夫婦和渾說不必就不相棄上見曰龜勉

詩

卷三 即谷風

三

見得便有所不同。務勉強以求同可也。須重夫之與婦上說同心。卽是和。怒則和之反矣。下段重德上德音。不外下治家勤勞等意。但此處且虛莫違。言其後之不相背。而前後一致也。同死。卽偕老意。○此也。

○行道遲遲

何意今日之被棄也。故我由此而去。行於道路遲遲不進。○集傳遲遲舒行貌。

○朱日濬曰。時說以集傳行於道路有碍。下薄送我畿。不可說遠。猶言走路。不知詩人本言我之行道遲遲。中心已覺有違。而因追念始也。夫之送我乃止。於畿不過前後錯綜敘述之詞。非有次第之拘也。中

心有違

中心與足若有相背者然。而不違伊邇。乃始不忍前也。○集傳違相背也。不違伊邇也。爾

之於我則不違而伊邇。○詩原伊語詞邇近也。

薄送我畿

但薄送我於門內而止。有惟恐去之

不速者。我情何以堪哉。○集傳畿門內也。○朱日濬曰。此四句是賦。薄之爲言聊也。畿卽今門限也。鍾云。薄字可憐。傷心在此一送。○孔疏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呂記韓愈譴瘡鬼詩云。白石爲門畿。蓋以畿爲門閭也。誰謂荼苦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畿音祈。

夫茶物之苦者，薺物之甘者，自今觀之，誰謂茶苦乎？
○集傳：茶，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詩緝：陸璣云：茶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顏氏家訓云：茶葉似苦苣而細，然則茶雖苦，亦可食，但非美菜耳。○經有三茶：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茶。此茶苦，及害采苦禾苦，縣董茶如飴，皆苦菜也。良耜以薺茶蓼委葉也。鄭有女如茶，英茶也。鴟鴞予所將，茶傳云：莢茗，疏云：亂之秀穗，亦英茶之類。○說約：困學記詩云：詩茶有三，誰謂茶苦，苦菜也。有女如茶，茅秀也。以薺茶蓼，陸草也。○茶音徒。
其甘如薺 反如

薺矣。○集傳：薺，甘菜。○又言茶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已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茶。○朱日濬曰：此二句是比。既云比，則只言茶之甘而已。見棄之苦，隱然言外。誰謂二字，便有承上起下，互相照應之妙。若明以已之見棄與茶較量言之，則賦而非比矣。○詩緝：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古義：徐鍇云：茶，卽今之茶字。按爾雅云：檟，苦茶。乃今之茶，然此在釋木之類，非此茶也。薺，甘菜。爾雅云：薺，薺實。通志云：薺菜甚小，自生園圃。實曰薺。沈萬鈞云：冬至春開白花，一名甘草。甘草先生則歲豐。按爾雅薺類不一，其

一曰荇莫大薺俗呼老薺似薺而葉細又名薺荇又
 名太薺又名馬辛其一曰葦亭歷廣雅以爲狗薺淮
 南子云薺水菜冬水而生夏土而死又其枝葉細靡
 謂之靡艸月令孟夏之月靡艸死許慎鄭康成皆云
 靡艸薺葦蘆之屬是也又名大室又名大適子細黃
 至苦以上二薺皆非甘而可食者其一曰蓴茈郭璞
 以爲薺茈本艸陶注云根莖都似人參而葉小異根
 味甜或以爲卽此詩所詠之薺也○發微薺乘於水
 氣而美甘勝寒也薺之言濟
 所以濟大水也○薺音泚

宴爾新昏

蓋我之苦固莫有甚焉者

爾方宴樂其新昏○集傳宴
 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如兄如弟**有如兄如弟
 我畧不加恤耶○朱日濬曰此二句又是賦○譚氏
 曰古人言厚妻子曰如兄弟今人兄弟之愛衰於妻
 子矣○賦
 而比也○**涇以渭濁**爾之於我如此豈以我遂無
 一可取者乎彼涇水已濁矣
 又入渭水而與之合則以清形之而益見其濁○集
 傳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筭頭山東南
 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嶺山至
 同州馮翊縣入河○孔疏禹貢云涇屬渭汭注云涇

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人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開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渭也○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大全東萊呂氏曰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原州百泉縣今平涼府渭源縣同州馮翊縣今西安府同州地並隸陝西○六帖涇以渭濁鮑昭白頭吟鳬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涇音經

湜湜其沚

然其別出之沚流或

稍緩則猶有湜湜而清者濁固可棄而清處亦可取也○集傳湜湜清貌沚水渚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顛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朱日濬曰此二句是比涇比已之色衰渭比新昏之色美湜湜其沚比已之心尚可取心即上德音意○湜音殖

宴爾新昏

不我屑以

不我以爲潔而與之雖有可取而新昏不取耳○集傳屑潔以與也○朱

日濬曰此二句是賦蓋**毋逝我梁**我於此遂能忽然承上比意而言之也

有梁乃我梁也毋得逝我之梁焉○集傳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朱日濬曰堰音

晏障水也逝往也梁是取魚之梁形似橋梁故以梁名其實非橋梁也不要混看古義云梁絕水取魚者

為堰以障水空中央承之以笥然則水不絕云絕水者謂兩邊之堰是絕水也○毋音無**毋發我**

笥承梁空以取魚者有笥乃我笥也毋得發我之笥焉○集傳笥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

○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笥以比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朱日濬曰此二句又是比

逝梁比居其處發笥比行其事○古義笥說文云曲竹捕魚笥也程大昌云笥者以竹為器設逆鬚於其

口魚可入不可出也○六帖張叔翹曰東漢竇玄妻與夫書曰衣不厭新人不厭故彼獨何人而居我處

即毋逝我梁之意○羅景倫曰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

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念恨決絕之詞耳豈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

毋發我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三百篇中有擬篇，有擬章，擬句，或一二語相同，獨毋逝我梁，四句，要要草蟲四句，各再見。○筍，音。我躬不閱，然此亦我不忍遽忘之情耳。今追恤我後，又何暇恤我已去之後，逝梁發筍，亦將聽之而格。○詩原二句，無聊自歎，是毋逝轉語。○朱日濬曰：此二句又是賦，蓋反上比意而歎之也。遑，暇恤憂也。

暇憂我後，謂不暇憂我後也。古人語省而意足，多如此。此二語明明決絕，却有不能絕意之甚者，不要看死煞了。○後。就其深矣。夫我今既去矣，然我治家上聲。○此也。就其深矣。之事，不可還而念耶。彼水有淺深也，渡水者就其深矣。方之舟。則或方之，或舟之。○集傳：桴，如今竹牌，小。就其淺矣。就其深矣。冰之遊之。則或冰之，或游之。隨水淺深，期於必濟矣。○集傳：潛行曰泳，浮水曰游。朱日濬曰：潛行，行水底也；浮水，行水面也。何有

何亡 况我於君子之家乎家道有有亡也
龜勉 我則何問有何問亡○亡與無同

唯龜勉以求之隨事難易期於必成矣其勤勞如此
○孔疏隨水深淺期於必濟以興已於君子之家隨
事難易期於必成○朱日濬曰此四句是興或問此
興似可至末濬曰有亡正與淺深對四句興意已足
周睦鄰里鄉黨特治家中一事耳○說約孔氏隨事
難易期於必成看得甚活聚岡欲使有者不至於無
而無者終至
於有頗滯
凡民有喪 民有喪
匍匐救之 則匍匐往而救之補

其不足助其不給又莫不盡其道焉誰非我勤勞之
事也○集傳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孔疏匍
匐者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蹙似之故取名焉鄰
里往救謂營護凶事若有賄贈也○呂記說文曰匍
手行也匍伏地也○大全慶源輔氏曰勤勞家事周
恤鄰里即首章之所謂德音下章之所謂我德也婦
人無外事以勤家睦鄰為德而已則可見其勤而不
怨○朱日濬曰此二句復申上興意言我於外人凶
禍之事亦嘗匍匐救之於家事之龜勉愈可知矣如
此說似更明救喪舊說如致含襚以周其急供糜粥

以扶其衰之類、○匍音蒲、匍、**不我能償**我治家勤

白服二音、救、叶平聲、○興也、宜惱我以終身也、不我能償、**及以我為讎**而反以我

則亦已矣、○集傳、惱、養也、甚、**既阻我德**所以然者何哉、人憎而知其善、則憎不

乎、**賈用不售**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百貨也、○賈音古、售音壽、叶酬、**昔青恐育鞠**夫爾之待

販曰賈、○詩緝、售、賣物出手也、○詩原、行賣曰商、坐

念昔者與爾相與為生之時、唯恐其生理窮盡、○集

傳、鞠、窮也、○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鞠、謂

生於困窮之際、亦通、○詩原、昔、育、是昔日**及爾顛覆**

相與為生也、恐懼也、育、生理也、○鞠、音菊、**既生既育**今家道有

而及爾皆至於顛覆、此所以何**比予于毒**乃反比予於毒而棄之、可

有何亡而求之也、○覆音福、**我有旨蓄**是則子之待我、何情

是其生、既遂其育、**比予于毒**與共困窮、不可與共安樂

是何心哉、○詩緝、**我有旨蓄**之薄也、如我有美菜

毒、毒、螫也、○賦也、

卷三 邶風

三

必蓄而聚之者○**亦以御冬**蓋欲以御冬月之無之
集傳旨美蓄聚也時至於春夏之時則不

食之矣○集傳御當也○大全安成劉氏曰古人場
圃同地秋杪則築堅圃地爲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又

耕治之以種菜茹故蓄菜**宴爾新昏**今宴爾新昏而棄我**以我**

御窮是但以我御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
○朱日濬曰此四句是興以物可棄陳而取新

與夫婦不可圖新而棄舊以處置事理不同爲興或
疑此當爲賦濬曰是自陳其事以起興似賦而實興

蓋本自賦其事而語**有洸有潰**且當其將棄未棄之
氣相呼應故以爲興先常臨我以洸然之

武潰然之怒○集傳洸武貌潰怒色也○大全容齋
項氏曰洸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勢橫暴

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既詒我肄**凡勤苦之事既以
潰○洸音光潰音繪盡詒諸我不顧我

之不堪矣○集傳肄勞也○朱日濬曰詩志云肄乃
斬而復生之義此件未已彼件復來謂牽連無窮之

事也此正勞苦之極故集傳以勞訓之詒遺也○詩
說將棄時委以勤苦艱難令彼處之不能而彼藉口

詩曰

卷三 邶風

三

棄之也。○**不念昔者伊余來塋**
伊余來息之時始見君子

肄音異、亦曾禮意優厚如兄如弟也、何以有今日乎厚於昔而薄於今、此我之所以不能無言也、夫有治家之勤安貧之志終不免於見棄而其言之有序不迫如此殆所云可以怨者與、○集傳塋息也、○詩原謂來嫁止息時也、○大全慶源輔氏曰末二章又可見其怨而不怒、○塋音戲、○興也、

谷風
章章八句

詩原以德色爲目、首章泛論夫婦常道、在德不在色、二三章言

夫之棄舊取新、重其色也、四五六章言已之勤勞見棄、輕其德也、朱章復追言始厚今薄、則傷悼之深矣、○朱日濬曰序云、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古義云、毛氏曰、皆述逐婦之詞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式微

舊說以爲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君與國爲存亡、臣與君爲休戚、今我黎

遭變失守旅寓他方衰微甚矣衰微甚矣○集傳式微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胡不歸胡不歸以謀興復乎○詩志嚴云狄兵新據尚有忠義之不改更無容待人心之久弛失此不歸不可歸矣又云今不可歸則向不必來矣來亦為歸來後不可歸則今不必聚矣聚亦為歸聚微君之故辱而鬱鬱於此者為此故耳使非以君之故○集傳微猶非也胡為乎中○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二微字義不同胡為乎中

露胡為乎中露之辱而無所庇覆若此哉○集傳中露露中也言有濡濡之辱而無所庇覆也○朱曰濬曰中露泥中是借來以形其無所庇覆不見拯救非真處於露泥中也○大全孔氏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為處此者自言已勞以勸君歸也○賦也○式微式微胡不歸歸乎微君之躬使非以胡為乎泥中胡為乎辱於泥中而無所持賴若此哉其亟反而圖興復焉可也蓋委靡之主多有甘受辱而不克自振

言尸 卷三 三
者故其臣言此以激之耳。○集傳泥中言有陷溺之
難而不見拯救也。○朱日濬曰六帖云非怨辭也。漢
光武時群臣請上尊號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
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
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
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
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式微詩人與此同意按黎
國在上黨壺關縣卽今潞安府黎城縣中露地名今
屬山西則泥中亦必有說錄此以補傳註之缺鄭氏
亦曰衛處之以二邑然濬按或又謂無一身處二邑

之理今姑存疑
可也。○賦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朱日濬曰二章一意是激之非
怨之也。○語類問式微詩以爲

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
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有羈旅狼狽之
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今人多被止乎
禮義一句泥了只管去曲說且要平看詩人之意
○說約方伯連帥字亦本小序當時衛君不必有
此任但救亡恤存鄰國義所可爲耳故六帖易之

以鄰國○朱日濬曰序說同集傳古義云按黎侯若既失國當日何國可歸曰胡不歸則是作詩之時國猶未失也其後因衛不往救黎始失國卒賴晉靈公復立之耳今按此說亦通又考列女傳云黎莊夫人者衛君之女既往而不同欲其傳母閔夫人賢憐其失意而不以時去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終執貞一此傳殆屬牽合但由此知黎衛又昏姻之國不獨隣好已也

旄丘之葛兮

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因感時變之日友邦不可無存恤之義我向始至於衛也葛

之始生其節猶蹙蹙而密也今觀旄丘之葛兮○集

傳前高後下曰旄丘○葛叶結

何譏之節兮

何其節之闊也則葛既

誕闊也○

叔兮伯兮

叔伯諸臣○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

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大全

何多言也

何多

詩

卷三

旄丘

見救使我致望也。○朱日濬曰：卽時物之變也久。與衛侯之救也緩。二何字相應。元峯曰：未句勿作疑問之詞。只望之切意。○興也。○何其處也。歷多日而不見救。是其安來也。○集傳：處安。○必有與也。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處也。○處音杵。○何其久也。何其久而不來。○久叶已。○必有以也。意其國或適有也。不然。豈遂超然至是也。○狐裘蒙戎。夫我之在衛。○集傳：以他故也。○賦也。○狐裘蒙戎。日久狐裘且

蒙戎而敝矣。○集傳：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孔疏：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褱。玄緇衣以裼之。青蒼色同。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非蜡祭與在家之服。知爲狐蒼裘也。○古義：左傳：蒙戎作羴茸。說文云：羴犬之多毛者。茸草生茸茸之貌。俱象狐裘亂貌也。○六帖：言葛又言裘時歷冬夏以匪車不東。客久而衛不救。豈我之車不見其久也。○匪車不東。東告於汝乎。○集傳：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憤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

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孔疏杜預云黎侯國上黨
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說約魯詩世學云
黎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六帖按今開州有旄丘
在衛之東黎在衛西○詩緝陳氏曰黎衛附庸也
叔兮伯兮但叔伯諸臣
靡所與同不與我同心故雖告之
真與國之俱來而他
故之未遑耶○賦也○**瑱兮瑱兮**夫我黎君臣播越
不能自振力不能自反
○集傳瑱細尾末也
流離之子流離之子亦可傷
矣○集傳流離漂

散也○詩緝流移他國離去本國也○六帖流離鳥
名鳥類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為名瑱尾則譙
譙條條之意也兩語淒涼蕭索為怨難勝
聞者為之撫膺而況兄弟甥舅之國乎
叔兮乃衰然如充耳而置之罔聞何其心
伯兮**衰如充耳**之忍哉於救恤之義安在也夫當患
難之際其言有序不迫如此而衛卒不動也悲夫○
集傳衰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朱
日濬曰衰即袖字好笑之人常以袖掩其口故為多
笑貌又按六帖以充耳為瑱言手袖如充耳之垂不
聞

一引手拯救正與奮臂攘袂相反其說亦通姑附之○褒音又○賦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六帖疏云一章恠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諷之四章直責之式微

處困而思奮旄丘責人而不刻可謂賢矣○疏義衛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旄丘河廣作於衛者也載馳泉水竹竿爲衛而作者也作於衛者衛國之所錄爲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大全須溪劉氏曰一章何多日也未有怨望之意也二章必有與也必有以也有望於衛未怨也三章靡所與同微

怨也四章衰如充耳不能不怨也○眉山蘇氏曰諸侯雖異國而相爲救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靡所與同哉蓋時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爲患黎衛共之○三山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失穆乃四鄰之道抑亦唇亡齒寒矣其後衛爲狄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德齊爲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爲最切○朱日濬曰序云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簡簡

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曰

凡人任大事煩則難以自如若我今日者簡兮簡兮脫畧形迹不事繩束○集傳簡簡易不恭之意○大全須溪劉氏曰簡兮簡兮坦坦施施有慢世玩物之意味方將字可見○慶源輔氏曰此章既自以為簡易次章又自以為碩人只此便可見其為不恭也○鄭箋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伶音靈○孔疏伶官者樂官之總名經言公庭萬舞即此仕於伶官在舞職者也禮記云

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方將萬舞方將從在舞位在賤吏之列必非樂正

方將萬舞

手萬舞

之役焉○集傳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孔疏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呂記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

言門
卷三
主
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
焉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
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
不及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
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
○疏義言干則有戚禮記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
籥則有羽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又禮書干盾也以
革爲之其背曰瓦其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
又繪以雜羽其繫之也以繡韋其屬繡韋以紛戚斧
也玉戚以玉飾其柄○朱日濬曰錫音陽盾飾曰錫

蓋卽指所繪之龍而言紛巾也以巾屬韋而繫之錫
以金爲之說約云下文言執籥秉翟則此詩本及文
舞東萊亦誤濬謂下論翟雖單言文舞要此處萬舞
自兼文武下不言武或詩人畧耳東萊未嘗誤也
日之方中然果何在乎乃當**在前上處**在於前面近
夫日之方中之時
焉此明顯之地衆人屬目寧不足以展吾之能乎○
集傳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大全慶
源輔氏曰當明顯之處公然爲此而不以爲辱亦是
不恭之意與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朱日濬曰前

上者前自公侯言。上自階下言。謂在公侯之前。衆人之上。前上二字本相連。今在前讀斷。上處讀斷者。非是。此二句只言明顯之處。便是不必屑屑分時與地。鍾云。卽此可以見其旁若無人之意矣。○處音杵。○賦。○碩人。侯侯。然我之才不特此也。維我碩人。侯侯也。○碩人。侯侯。然體貌壯大。○集傳。碩大也。侯侯大貌。○侯。○公庭萬舞。以之處公庭之上。而效萬舞之長音語。○侯。○公庭萬舞。固無有如我之善舞者矣。○朱日濬曰。此二句一連承上起下。有力如虎。而且有力則之詞。公庭卽在前上處也。○有力如虎。如虎焉。○發

微埤雅云。虎食物至耳而止。以觸其諱。故風俗通云。虎本南郡李氏所化。呼虎爲李耳。卽喜。俗云。鳩食桑椹則醉。貓食薄荷則醉。虎食狗則醉。犬虎之酒也。○朱日濬曰。語云。虎呼李耳。卽喜。呼斑使卽怒。故又名斑子。亦曰寅獸。曰山君。曰金波羅。曰執轡如組。以之嘯風子。曰白額將軍。虎皮曰皐比。○執轡如組。御馬手執六轡。整控咸宜。有如組之柔馬。又孰有如吾之善御者乎。是我之才無不備。又何如也。○集傳。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爲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朱日濬曰。三句見貌力才兼全。○組音祖。○寺月

賦也。○**左手執籥**。且我之遇亦甚隆也。時而在公載燕。我也。左手則執有籥。○集傳。執籥秉

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釋文。籥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孔疏。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賁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是也。○古義。禮記云。伊耆氏作韋籥。劉熙云。籥者躍也。氣躍而出。古者取卯地之竹以爲籥。春分之音。萬物振躍而出也。陳暘云。道生一。則奇而爲陽。一生二。則偶而爲陰。二生三。因陰陽參合而爲冲氣。籥之爲器。如笛而三孔。律度量衡所出。陰

陽冲氣所生。伊耆氏用葦以始之。後世用竹以易之。按爾雅。籥有三種。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葯。其七孔六孔三孔之異乎。○朱曰濬曰。籥孔亦曰漏。釋名云。三漏之籥。所以通中聲。先王之樂也。七漏之籥。所以備二變。世俗之樂也。爾雅又云。籥之大者其聲生出不窮。小者其聲約矣。若夫大不至于不窮。小不至于大約。此所謂仲也。然則鄭郭三孔之籥。殆其中者與。○籥音藥。**右手秉翟**。右手則秉有翟。以奏夫文舞焉。○集傳。翟。雉羽也。○古義。翟。說文云。山雉尾長者。此云秉翟。謂持翟雉之羽而

舞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周禮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其舞於庭則文在東階武在西階其出入於學也長者在先幼者在後濬按舞之設也莫非所以教人故十有三年舞勺至十五所謂成童也則舞象至二十則舞大夏一舉一動自幼至壯莫不有以教之此古人所以易底於成也○翟音笛赫如渥赭斯時也顏色之間赫然充盛有如渥叶卓赫如渥赭○集傳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古義赫通作施說文云大赤也渥說文云濡也毛傳云厚漬也孔云渥者浸潤

之名漬之久厚則有光澤故以興顏色之潤赭說文云赤土也鄭玄云容色赫然如厚傳丹愚按此贊伶官容貌之美蓋德充之符晬然見於面序所

公言錫

爵又何榮也我何幸而得此耶○集傳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之親洽爲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疏義工告樂備主人獻工所以勞之也○輯錄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

主人西階上拜送爵又鄉飲酒鄉射大射儀皆有獻工之禮。○說約儀禮鄭注左瑟使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又燕禮經文於送爵下云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於篚皆言賤不備禮之意。○毛傳云見惠不過一散此言祭末與燕飲說不合散受五升也韓詩說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朱日濬曰古義云言命也錫通作賜爵飲器似雀濬按錫爵有二一則君燕臣而有獻工之禮卽儀禮主人洗

升獻工是也所謂主人乃宰夫也獻爵雖主人而錫之則自公故曰公錫一則祭畢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卽毛傳所謂見惠不過一散是也然此只言燕飲不必更入祭畢獻工之禮爲是。○賦也。

有榛

然我之所事雖甚微而我之所思則甚遠彼山何所有乎則有榛也。○集傳榛似栗而小。○古

義榛木名本作棗陸璣云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棗羅願云枝莖如木蓼葉如牛李色高丈餘子如小栗關中鄜坊甚多其字从秦從此意也周禮籩人職云饋食之籩其實榛左傳云女贄榛栗棗脩

詩曰

卷三 鄜簡兮

三

○榛音臻。隰有苓。隰何所有乎，則有苓也。○集傳下溼曰。音臻。隰有苓。隰茶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古義苓，艸名，說文云：卷耳也。按爾雅：卷耳苓耳也。諸家相傳，則謂詩中咏苓，乃爾雅之藟，一名大苦。今之甘艸是也。本艸名爲國老。陸佃云：解百藥毒，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艸，故號國老之名。國老賓師之稱，蓋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苓者又其賓師也。故藥罕不用者，雖非其君而君實宗焉。蔓生，葉狀似荷，少黃，莖赤，有節，節間有枝相當，喜生下澤，或云似地黃，又名美丹，又名蜜丹，又名美艸，又名蜜艸，又

名路艸。愚按甘艸味甘，而爾雅名之大苦者，反言之也。○朱日濬曰：此苓配榛，俱是美產，當屬甘草無疑。而說文以此苓即周南之卷耳，卷耳小草，豈詩人之所思乎？今按本草：甘草，河西川谷積沙山及上郡，今陝西河東州郡皆有之。春生青苗，高二三尺，葉如槐葉，微尖，七月開紫花，似柰，冬結實，作角，子如小扁豆，根長者三四尺，粗細不定，皮赤，上有橫梁，梁下皆細根也。有數種，以堅實斷理者爲佳。濬據集傳云：葉似地黃，或又云：葉似荷，而或竟有云：苓全似地黃者，今地黃小草，不過鋪地數葉耳，與甘草何與？諸家之論

豈地產亦各有不同與存
之以俟辨者。○苓音零。**云誰之思** 况我之思亦云
日云語詞。問來日云誰二字可味。每一念
至。渺不知鍾情何屬。而已覺默然情深。**西方美人**
則有西方之美人也。○集傳。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
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詩說。首四
句。與所思有其人。末二句。歎其遠而難見。○說約。榛
者。山之所有。苓者。隰之所有。西方美人。則我思之所
有也。本是正興。疏義以彼所有之物。與此所無之人。
非是。彼蓋連後兩句立說耳。不知興意。只至四句便

止。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二句另起。是興外之意。故
集傳曰。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
末三句連以三人字叶韻。而變化波宕亦奇。○三四
讀斷。五六另起。則方有節次意味。若云誰四句作一
滾說。亦不成文字矣。○西方美人四字。渾說。指言之
也。下方又是將此四字折開播弄說。○朱日濬曰。美
人。卽如靜女。美人之稱。謂美婦人也。離騷恐美人之
遲暮。其註解亦然。蓋借言以思其君。不可說出。只還
他美人便是。或指德業。或指儀容。聞望。俱不通。**彼美人兮** 奈何彼
西方之人
寺月 卷三 卽簡兮 三

今乃西方之人兮，道阻且長，邂逅無期，徒使我西向神往而已。夫始以所能自誇，而有玩世之意，終以美人為念，而有思古之情，其失意如此，而衛之不能用才，從可見矣。○集傳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朱日濬曰：方言公便思美人，方說美人，便歎西方，綿邈低徊，百端交集，真有不能為情者矣。或問：西方只言地遠，何以不言時？濬曰：言地遠，即是時遠。昔時之盛，西方甚近，今日之衰，西方遠矣。唯其時異，地所以殊，但詩人言多渾含，故不直言時遠，而言地遠也。說通云：此句若遠若近，無限深情，若

人生不逢時等語，便非口氣。伯敬云：西方美人，美人西方，只倒轉兩字，而意已遠，詞已悲矣。○興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詩說：首章自譽其職，位次章自

譽其才，備三章自譽其寵賚，四章言已所思以見志也。○說通：前三章談笑發舒，旁若無人，未忽動美人之思者，正見其鍾情有在，中間自譽處，即是自嘲處，亦是玩世處。思西方美人，正是目中無東土處，但詩人口中有贊美而無諷刺，其言外之旨，則甚於諷刺矣。○集傳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

張子曰爲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爲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爲賢矣東方朔似之○○白濬曰或舉詩測語云丈夫得志則廟堂不然則山林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高飛卽不得已而仕抱關擊柝可矣孰迫之而伶旣伶矣卽安於職亦自有不辱者在簡兮何爲哉濬曰以聖賢出處論之未便說他就是賢者但亦是有才之人要當時存此詩亦只見衛國不能用賢簡兮詩人原未深論也若後世

徒效之以滋縱恣曰此固聖人之所取者孔融稱衡一流而爲疏傲嵇康靈運再繼而爲放達卒以此殺身夷宗嗚呼聖人存詩之意固如是哉序云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可以承王事者也古義云此詩及考槃之詩皆有碩人之語與彼同文故知亦刺莊公也子貢傳則謂邶之伶東心乎王室又若在武庚之時然者今以詩詞觀之若有力如虎赫如渥赭皆旁觀贊歎之詞絕非自作之語至以束爲伶名別無據尤不足信今按古義說亦有可通但自以爲莊公時詩亦豈有所據哉

瑟彼泉水

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曰天下有不可越之義而亦有不

容已之情彼瑟然始出之泉水○集傳瑟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朱日濬曰衛州即今衛輝府輝縣隸河南○古義廣輿記云百門泉出蘇門山在今輝縣即朝歌地古共伯國據水經注則末章所謂肥泉竹竿之詩所謂泉源是也○朱日濬曰瑟慎也泉出之初未及濫觴有慎重意故曰瑟○瑟亦流于淇則亦流于淇出於衛流亦於衛矣○音祕

集傳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

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大全相州林慮縣今河南彰德府林縣慮音問○朱日濬曰山海經云沮洳之山淇水出焉南流注於河水經云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隆慮後改為林慮通典云淇水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古朝歌也衛居河淇之間一統志云淇水源出林縣林慮山中綿歷太行而東至大名府濬縣枋頭東流入衛河衛河源自輝縣經大名府濬內黃二縣下流與淇漳滹沱等河合至直沽入海大名府濬縣有懷于衛况我今有懷于衛○發微即古衛州衛縣有懷于衛只還他思歸宗國意

寺月

三

勿露。靡日不思。則靡日而不思。我衛人也。思之能不

近也。○發微以衛水流衛。興衛女思衛。亦字分明見

已之不如泉水。○說約疏義曰。泉水流淇。不易其地。

女心思衛。不忘其慮。以彼此皆有定向。為興。變彼言

也。後二句另起。○詩原思字與懷字相應。臣夫思之既切。必歸焉而後慰也。變然彼諸姬。○集

如傳。變好貌。諸姬謂姪娣也。○朱日濬曰。姪。元之女

也。娣。女娣也。閔本云。姪音迭。今通呼作秩。誤。然濬按

今字書。姪字止有秩音。並無迭音。當是其義不備也。

○毛傳。諸姬同姓之。聊與之謀。其聊與之謀。以為歸

女。○變音戀。龍眷反。聊與之謀。衛之計可耳。○詩原

謀。即下二章所言是也。○說通通詩。是知義不可歸。

但懷思之情。不能已。故作此以自道。非真謀之也。但

謀。是謀其歸。非謀其不歸也。通詩不可歸之意。衛女

口中。並不說出。○朱日濬曰。伯敬云。知不可奈何而

猶與人謀之。愁人實境。聊字可憐。發微聊

字與卷耳之姑字同。○謀叶媒。○興也。○出。出宿則于涉矣。○

涉

集傳。涉地名。○古義宿。說文云。止也。涉。水名。地理

詩

志云、沅水東流爲沅、徐錯云、今多作濟、故與常山濟水相亂、此則四瀆之濟、按禹貢導沅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榮、東出於陶丘之北、曹國所治也、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是其地、○朱日濬曰、名物疏云、按說文、沅、沅也、東人於海、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沅、二水音同、經傳通誤、書沅爲濟、惟此經文不誤耳、應劭遂以出贊皇者爲沅、失之遠矣、一統志云、濟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源發王屋山、有東西二源、合流至溫縣、南入黃河、其水性下、且勁、過黃河之南、溢而爲榮、往東若斷若續、其行或伏或見、而入於海、濬按以

沅爲濟、書傳之譌已久、唯此經文尚存沅字耳、濬謂以沅爲濟可也、而並以常山之濟註此沅之濟、豈可乎、箋云、沅、禰所嫁國、適衛、飲餞于禰、○集傳、飲餞者、之道所經、○沅、濟上聲、**飲餞于禰**、○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古義、餞、說文云、送去也、徐云、以酒食送也、禰、卽今曹州之大禰澤也、○朱日濬曰、一統志云、大禰溝在山東兗州府曹州界內、詩飲餞于禰、卽此、今淤塞、據孔疏諸說、先言出宿者、見飲餞爲出宿而設、旣祖、卽當出

宿祖始也行出國門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輶爲行始輶輶本山行之名蓋委土爲山伏牲其上爲輶祭於是餞畢遂乘車犯輶之上而行喻無險難也其牲天子以大諸侯以羊卿大夫用酒脯而已既名輶詩云取羝以輶是也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一祭而三名也餘見生民○餞音踐禰音你泥之上聲

女子有行

女子於此而有行○詩遠

父母兄弟

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集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

於兄

問我諸姑

而今且欲歸以慰我

遂及伯姊遂及

姊以共謀之可乎豈遽能以自決也○集傳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大全安成劉氏曰夫人之嫁必有姪姊二人爲媵而同姓二國往媵之亦有姪姊皆謂之媵凡八人集傳以此詩爲夫人作而以諸姬爲姪姊又謂諸姑伯姊即諸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有是夫人姑姊輩行者乎○朱曰濬曰說約謂姪姊姑姊從嫁必無之事濬謂雖同稱爲姪姊姑姊要有親者有疎者親者不便從嫁疎屬要自無妨如諸侯嫁女

詩

卷三 邶泉水

三

同姓之卿大夫以女從嫁與夫人雖有姪娣姑姊之
誼然其分則疎而遠矣於義有何不可○碩人既爲
衛侯妻而邢譚夫人實其親姊妹故不從嫁漢儒謂
禮唯嫁長女餘皆爲媵之言固謬而說約謂姪娣姑
姊必不可爲媵則亦非也毛云父之姊妹稱姑孫炎
曰姑之言古尊老之名也爾雅疏云姊之言咨以其
先生可咨問也坦叔云姊稱伯姊○**出宿于干**若謀
猶兄稱伯兄也伯長也○賦也○**出宿于干**之而
可則我今日之歸也出宿則于干矣○集傳干言地
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詩緝涉禰衛之郊也干言所

嫁國之郊也○發微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
在周爲邢國今屬順德府唐山縣則女乃邢侯夫人
觀衛詩邢侯之姨想由姊妹**飲饌于言**飲饌則于言
之親復結姻好耳○干叶堅**飲饌于言**矣○朱日濬
曰據集傳意詩緝訓俱以涉禰爲衛郊干言爲所嫁
國之郊今雖從其說然涉禰書傳皆有明証故並詳
列於上以**載脂載牽**載脂焉塗以膏載牽焉設之軸
俟考者○**載脂載牽**○集傳脂以脂膏塗其牽使滑
澤也牽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大全
華谷嚴氏曰載脂謂先以脂塗其牽其用在脂故曰

載脂載牽謂塗畢乃設牽於車其用在牽故曰載牽
○釋文曰牽車軸頭金也○詩原載則也○牽音轄
叶還車言還以還其嫁來之車乘之以言邁焉○集
傳還車言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詩原
言語辭邁行也○朱日濬曰鄭云天子至大夫皆有
留車反馬之禮故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
○還還臻于衛如是而邁臻于衛○集傳不瑕有害
音旋邁臻于衛邁音臻至也○邁音椽
於心慰矣然於義不瑕有害乎我又豈遽敢以自決
耶○集傳瑕何古音相近通用○六帖此詩善寫情

事極其委曲極其宛轉卽如出宿三章中間許多曲
折反覆吟咏情致宛然於此領悟可得詩理詩趣今
人僅得拾晉魏唐人唾汗那能此處理會也○朱日
濬曰瑕與何通猶言何不有害乎故集傳曰豈不害
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六帖謂瑕當作語
辭亦通而古義又謂果所行合義而不瑕玷乎抑有
害於義乎濬按此說常矣但不瑕有愆同一
衛詩同一句法於彼文又何以訓也○賦也○我思
肥泉○集傳肥泉水名○朱日濬曰肥泉
我思肥泉○集傳肥泉水名○朱日濬曰肥泉

言
卽首章所謂泉水也不獨見思水不置而章法亦有
照應之妙後世詩文亦多有倣此者鍾云不說人只
說地意更茲之永歎而茲爲之永歎不能忘矣○詩原
更深遠思須與漕也○詩志思在肥泉須漕而所思不在此
思者一而所以致吾思者百寄吾思者可我心悠悠
言而所以係吾思者不忍言○漕叶愁我心悠悠
我心爲之悠悠然而不能已駕言出遊當斯時也安
矣○集傳悠悠思之長也

於其地○古義具車馬曰駕或以爲發語詞者非蘇
子瞻有詩云日日出東門尋步東城遊城門抱關卒
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惇評之云
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東坡聞之曰吾以尻
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
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以此知一
字之用亦不可苟以寫我憂解乎予蓋終不能忘矣夫其思
歸者情也其卒不歸者義也情義兼至
衛女其賢矣○集傳寫除也○賦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朱日濬曰首三章是思衛謀歸而審其不可歸末章見思歸不得而猶有望之之意情義各章俱有凡思處皆情謀處皆義通詩亦是作此自道非真欲歸而謀之人也○集傳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當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對厥矣○大全止齋陳氏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婉載馳賦於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豐城

朱氏曰禮緣人情而爲之也夫旣曰緣人情而爲之則父母其本根也兄弟其同氣也皆人情之不可忘者而何爲其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情有出於天理之公者有出於人欲之私者聖人制禮將以全夫天理之正而節其人欲之流也據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閨門之內所可同坐而共食者唯母姑姊妹耳使父母歿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孰爲之主乎聖人於此寧以義斷恩不以恩掩義故制爲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所以存天理

言門
而過人欲也。以此爲防。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魯桓夫人之所爲者。然後知聖人制禮。真可謂萬世無弊者矣。○朱日濬曰。序說同集傳。六帖云。此詩因不得歸而作。其歸之不可。合下已知。何待謀乎。其委曲計議。展轉猜疑。至於末章。尚有徘徊顧望。不能釋然之意。總是託此以自寫其悲怨耳。非實事也。又云。夫子存泉水載馳之詩。而姜氏會齊侯于禚。于防于穀。則備記諸春秋。勸戒昭然矣。或者不知。而謂刪詩存此。亦取其能惓惓以父母國爲念。濬謂如此。亦尋常婦女共有之情。何取而書之。

出北門
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陽西北爲陰。我出自北門。則背陽而向陰矣。○集傳北門。背陽向陰。○朱日濬曰。此一句是比。以北門比亂世暗君。以出北門。比處亂世事暗君。○六帖。北門是暗比。不須補正意。凡詩中暗比甚多。不能一一分疏。大率屬於忌諱。便宜含蓄。不可以爲比。而遂明言之也。○大全。張子曰。偶出北門。因有此言。○門。叶民憂心殷殷。是以憂心爲之殷殷。終棄且貧。使稍有所然。○集傳。殷殷憂也。終棄且貧。資焉猶之。

可也。乃終窶而無以爲禮。又且貧而無以自給。艱難極矣。○集傳。窶者。貧而無以爲禮也。○疏義。有大夫士之位。斯有大夫士之禮。祿不稱位。則無以爲禮矣。○詩緝。但言其貧窶。則不見知於君可知矣。非計利祿也。○莫知我艱。人竟莫知我艱者。○講意。艱。卽貧窶。音巨。莫。知。我。艱。窶。觀。注。不。另。解。可。知。注。中。人。莫。知。之。暗。指。君。在。內。○艱。叶。斤。已。焉。哉。焉。哉。○哉。叶。賡。下。同。天。實。爲。之。我。之。困。於。遇。謂。之。何。哉。其。將。謂。之。何。哉。則。亦。安。之。也。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已。耳。○朱。日。濬。曰。謂。之。何。

者。謂猶言也。如云何必言哉。蓋自安之意也。○比也。○王事適我。然我之窮困命之事。既已適我。○集傳。王事。王命使爲之事也。適之也。○孔疏。此王事不必天子之事。征伐行役。王家之事。政事一埤益我。而國之政事。又一切埤益於我。其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也。○古義。政事。我入如本國兵甲財賦。內外盟會之類。○埤。音琵琶。我入自外。及我自。室人交徧謫我。而貧窶又甚。室中多人。外。而。人。室。人。交。徧。謫。我。無。以。自。安。交。徧。過。謫。於。

我則又困於內矣。○集傳室家謫責也。○朱日濬曰鄉塾中授教者多以室人指其妻言。濬嘗謂之曰公不讀交徧二字乎。○謫音責叶吸。已焉哉。夫我一身而內外兼困。○王事敦我。實為之。此天實謂之何哉。其將謂之何。○賦也。○王事敦我。王事既以投擲於我。○集傳敦猶投擲也。○敦叶堆。政事一埤遺我。而國之政遺於我。○集傳遺加。我入自外。及我入。室人交徧摧也。○遺去聲叶僂。我入自外。自外。室人交徧摧。

我室人又交徧摧沮於我。○集傳推沮也。○摧叶茲。已焉哉。已焉。天實為之。天實謂之何哉。其將謂之何哉。則亦安之已耳。夫處為之詞。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斯為忠臣。而衛失勸士之道。不可見乎。○賦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朱日濬曰首章歎遭昏亂值貧窮而安之末二章歎其困於內外而安之無淺深只平看。○序云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若子貢傳謂管叔以殷

畔仕者苦之、此豈有所考乎、疊山曰、鹿鳴四牡之
燕樂、出車杕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
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之所以體群臣也、當
是時也、安有如北門之忠者乎、濬按謝氏此說、則
知夫子所以錄
此詩之意矣。

北風其涼

此相戒避亂之詩、曰、天下治亂、皆有先見

北風其涼、寒氣迫矣、○集傳、

雨雪其雱

雨雪其雱、重
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陰甚矣、○集

傳、雱、雪盛貌、○朱日濬曰、此二句是比、以北風雨雪
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之狀、不須補正意、下
俱同、○嚴云、自上而下曰雨、雪花六出、象水成數、然
春雪五出、感陽氣也、埤雅云、雪六出而成花、雹三出
而成實、董子云、太平之世、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
○雨、如本字讀者、風雨之雨、如諭音讀者、下雨下雪
之雨、後倣此、○**惠而好我**、當此而猶宴然耶、爾之與
雨、音諭、雱、音旁、**我素以恩惠相好者**、○集
傳、惠、愛也、**攜手同行**、尚其攜手以同行焉、○**其虛其**
○好、去聲、**攜手同行**、集傳、行、去也、○行、叶杭、**其虛其**

邪然是行也其可以寬其可以徐乎○集傳邪傳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邪音徐既亟只且
匪匪亟只且而禍亂之迫不容以
少待矣○只且音紙疽○此也○北風其喈此也
北風其喈而有急疾之聲○集傳傳喈疾聲也○喈音皆叶雞雨雪其霏雨雪其霏而有分散
之狀○集傳霏雨雪惠而好我當此而猶晏然攜手
分散之狀○霏音非耶惠而好我攜手
同歸尚其攜手同歸焉○集傳其虛其邪然是行也
歸者去而不返之辭也

徐爲乎既亟只且蓋既亟只且而不容○莫赤匪狐不

此也彼狐與鳥不祥之物今日所見則莫赤而非狐矣莫黑匪鳥莫黑而非鳥
獸名似犬黃赤色鳥鴉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
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朱日濬曰
此二句是比即狐鳥之不祥以比所見皆如此不祥
之物非真有是物也此亦不須補正意○大全問狐
與鳥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
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古義說文

云狐妖獸也鬼所乘之鳥鳥名黑色其字象形林罕以爲全象鳥形但不注其目睛萬類目睛皆黑鳥體全黑遠而不分別其睛也○朱日濬曰說文云狐从孤者狐性疑疑則不可以合類故从孤省也淮南云犀角駭狐萬畢術云犀角值狐穴中狐不歸埤雅云鳥一名鴉其名自呼體全黑今人聞鵲噪則喜鳥噪則唾又鳥見異則呼歎故亦借爲鳥歎之用狐易群鳥易合故詩獨言此二物以見凶禍象非一端又按雅翼狐所在鳥輒從而噪則狐鳥惠而好我猶晏然本相感之物詩人取義亦有意也

耶惠而

攜手同車

尚其攜手同車焉○集傳同行同

好我

然其行也其可

既

蓋既亟只且而

不然禍亂一及欲去而何可得乎夫見幾而去可謂君子獨惜賢者去而衛尚可爲乎○比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朱日濬曰三章一意總是見幾

真有是事特借風雪以比愁慘之狀借狐鳥以比危亂之兆蓋此時尚未至危亂而先有此氣象矣

言
若遂說危亂。不謂見幾而作。氣象愁慘。只在紀綱廢弛。國勢陵夷上見。○朱日濬曰。序云。刺虐也。衛國并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古義云。程子謂詩爲君子見幾而去。非百姓相攜而去。今按末章有同車之語。則其非賤者可知矣。子貢傳申培說。皆謂邶國危亂。士民去之。豐熙附會其說。指爲管叔不義而衆判親離也。然味詩意實不爾。此與柏舟北門二篇。皆爲衛頃公時僚友不睦之語。而或去或不去異矣。濬按此詩首言同行同歸。終言同車。明是貴賤皆去之意。子貢傳申培說。

士民之解。頗得其旨。疏義曰。北門之處。困忠臣也。北風之去。亂智士也。北風與魏十畝之間。相似。然彼意紆詞緩。猶之可也。此則危迫已甚。明夷之飛。將垂其翼矣。

靜女其姝

此淫奔期會之詩。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惟此閒雅之靜女。色則姝然而美矣。○集

傳。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朱日濬曰。或謂靜訓閒雅之意。不幾與窈窕類乎。濬曰。雖與窈窕不同。然亦是好字面。曰淫者。安得如此。曰此淫者之相稱。非人之稱淫者也。要閒雅終以態度言。觀下卽言其姝

詩曰

卷三 邶靜女

七

可見○**俟我於城隅**始也與我相期而俟我於城
隅○集傳城隅幽僻之處

而不見茲甚愛之而不得即見○**搔首踟躕**使我搔
集傳不見者期而不至也

欲去疑於或來欲止又疑不至而踟躕不定焉○集
傳踟躕猶躑躅也音擲觸○踟躕音池廚○賦也

○**靜女其姝**迨踟躕未幾而女且至矣但見
其靜而且變○集傳變好貌

貽我彤管相會之際慇懃相結貽我彤管○集傳彤管未詳
何物○鄭箋彤赤也○詩緝李氏曰古者箴有管

樂亦有管不知彤管何物也曹氏曰彤漆
之管蓋樂器之屬○彤音同管叶古充反

但見此彤管有煒然之赤色
○集傳煒赤貌○煒音偉

說懌女美而能無說懌
此女之美耶

○**自牧歸荁**由是離城隅而遊於牧也
靜女乃自牧而歸我以荁

○集傳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荁茅之始生者○朱日
濟曰韻會云茅始生日荁今人食之日茅握即濟鄉
童子所食而呼為茅

洵美且異而其荁洵美而且異
針者是也○荁音題

洵信

匪多之爲美

然豈汝美之爲美也哉○集

傳女指美而言也○女音汝美人

之貽

特以美人之貽則見美亦美耳其真有不負此會哉夫淫奔相悅如此衛之淫僻甚矣○貽叶

異○賦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朱日濬曰首章未見而望之至末二章既見而贈之厚○序云

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古義云子貢傳申培說俱云陳古諷今嚴粲謂此宣公時詩按宣公上

烝父妾下納子婦淫穢已極國人不欲斥言故

託言思靜女以爲刺亦猶車牽之思淑女也

新臺有泚

舊說以爲衛宣公爲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

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曰男女有倫婚姻有道況國君乎○集傳泚鮮明也○釋文新臺修舊曰新

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孔安國云土高曰臺○輯錄臺在河上曰泚曰酒皆從水義泚謂水中臺影鮮明

之貌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大全三山李氏曰新臺臨河今澶州遺址尚存○說約新臺通

寺月

卷三 邶新臺

三

典云、魏州黃縣、水經注鄆城北岸、寰宇記濮州鄆城縣北十七里、輿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亦無定說。○孔疏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公聞其美、恐不從已、故使人於河上爲新臺、待其至而要、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朱日濬曰、伋亦作急子、伋急古字通用故也。○泚音此、河水瀾瀾、河水之流其下者、則瀾瀾然而甚。燕婉之求、是果何盛。○集傳瀾瀾盛也。○瀾音朱。燕婉之求、爲也哉。所以要齊女也。夫是齊女也、納聘之初、本求爲燕婉之好也。○集傳燕安婉順也。○詩原謂安於理而順。

於情也。○說約、據後、慙伋通頑、宣姜尤是。蘧篨不鮮、惡物、此燕婉云云者、但爲初至時言之耳。蘧篨不鮮、而乃得此蘧篨、不能俯、醜疾不鮮之人、何哉、所得非所求、其貽臺之羞多矣。○集傳、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爲困、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大全、疊山謝氏曰、蘧篨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旣無人道、亦非人形也。○歐義、蘧篨偃人、不可使俛、戚施、僂人、不可使仰、與僂、僂、侏儒、矇眊、器瘖聾、瞶、僂昏之類、皆是人。

言尸
卷三
之不幸而身病者故謂之八疾○通解王雪山曰蘧
餘今龜背○說約疑作龜胸既攷讀詩一得信然通
解誤也○不鮮疑如言天壤之間乃不鮮此人甚惡
見之詞也○朱日濬曰不鮮舊說謂人所鮮見猶言
豈不鮮也殊費曲折濬謂作蘧條不少之人猶言不
少此蘧條之疾更覺明捷○蘧條音渠除鮮上聲叶
洗○**新臺有酒**新臺之制則洒然其高峻○集
賦也○**新臺有酒**傳洒高峻也○洒催上聲叶選
水洗浼河水之在其下者則浼浼然其平滿
○集傳浼浼平也○浼音每叶免
燕婉之

求是臺所以要齊女也夫是齊
女也始本求為燕婉之好
蘧條不殄今得此醜

人何哉○集傳殄絕也○**魚網之設**彼魚網之設所
言其病不已也○賦也○**魚網之設**以求魚也○朱

日濬曰廣雅云魚網謂之罟易云伏羲作結繩而為
網罟蓋取諸離又世本云芒作網國語里革云古者
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名魚登川禽
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本草云以魚網覆
頸治魚骨硬或煮汁飲或燒灰用乳香湯服皆
效又舊笥鬚燒灰粥飲服亦然蓋以類治之也
鴻則

而鴻則離之所得非所求矣○集傳鴻鴈之大者離麗也○詩緝易離麗也麗猶著也蓋一陰

附著二燕婉之求況齊女之來嫁本得此戚施今乃陽之中求燕婉之好也

戚施不能仰之人焉所得非所求豈其本心哉吾不知作新臺者何以立於人上也夫新臺刺惡三代遺直然止言齊女之失配而不言宣公之瀆倫則亦不失為忠厚也○集傳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通解王雪山曰戚施今駝背○朱日濬曰此四句是興據集傳云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

之人所得非所求也戚施說文作醜醜音秋施引此詩文即爾雅云醜醜蟾諸郭云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蛟者也圖經云形大背上多痂磊行極遲緩不能跳躍亦不解鳴多在人家下溼處其腹下有丹書八字濬按戚施一名蟾蜍即濬鄉俗所呼為癩蝦蟆者也似蝦蟆而大腫背癩點斑然醜惡可厭其腹下有丹書八字者尤不易見龍音去痂音備○興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詩原三章雖有賦興之別總是所得非所求意○集傳凡宣姜

言尸
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
此○大全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
懲其蔽而乃有踵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
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
子伋壽皆爲所殺惠公奔齊子懿爲狄所滅楚平
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則知
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說通或疑詩詞
溫厚新臺罵詈太甚嚴氏遂以爲齊人之詞愚謂
不然詩至宣公人道滅天理絕矣上烝夷姜下奪
齊女新臺之作三代之遺直也且宣公既絕父子

之倫矣而欲民守君臣之分能乎然止言齊女之
失配而不言宣公之瀆倫則亦不失爲溫厚也○
夷姜宣公父妾公烝之生伋見左傳○發微詩以
新臺次靜女見淫亂之俗皆自宣公啓之後世宋
仁宗時講官不欲講新臺仁宗謂聖人刪詩書存
勸戒不當迴避可謂得古聖人垂訓之意○詩志
李氏曰宣公知有男女不知有父子人道斯焉滅
矣嗟乎嗟乎可奪其妻何愛於子一變而爲乘舟
也慘不可言也父既下報子且上烝再變而爲墻
茨也垢不忍言也華既卽狄狄又竄華三變而爲

楚丘也禍不忍言也○朱日濬曰序說同集傳古義云宣公名晉莊公之庶子桓公之弟也以周桓王二年即位實魯隱公之五年也史記載伋壽爭死事在宣公十八年計其納宣姜當在初即位時

二子乘舟舊說以爲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曰天下之變每生於不測而旁觀者之情係之如我二子之

乘舟以如齊也○集傳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朱日濬曰沈仲容云左傳使盜待諸莘水經注京相璠曰陽平縣九十里莘亭自衛適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祠今大名府又云莘縣本陽平屬

汎汎其景但見汎汎然其景先後相繼與波東郡

願言思子然是行也在二子固字○景音影叶講

中心養養而中心詩緝云念而思之言字是語詞

詩
卷三 卿二子乘舟 五

養靡定焉。○集傳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賦也。

二子乘舟 二子汎汎

其逝

但見汎汎其逝愈去愈遠并其景亦

願言思子

是行也在二子固長往而不顧矣我則願言思子

不瑕有害

得無至於有害乎不然何久而

未見其返也其殆不能無疑矣夫割天親以徇衽席忍骨肉而付盜賊若宣公者可謂無人心矣。○集傳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鄭箋如人遇凶患之事私心念曰若是做夢方好有惟

恐事之真者。○六帖詩人已知二子之見殺矣然但曰遇害則一言已竟豈不索然無味今不言其死而曰中心養養曰不瑕有害但想其去時之光景而設爲憂疑之言則其中有無限含蓄有無限傷悲寥寥數言恰有千萬言所不能盡者此所以稱風人之致也。○詩無詞同義異之例不瑕有害凡再見斷以朱傳爲正東萊解泉水則云不過差而有害自恕之詞也解此篇則云心本無瑕而乃遇害深痛之詞也黃葵峯云子之往豈不過差而有害乎蓋死非其所不得爲無瑕陷父於惡不得爲無害也三公皆曲說也

瑕字本非實字，乃是方言語助，其音出喉間，有聲無詞，故或借瑕疵之瑕，或借遐遠之遐，以爲其字原無甚義解也。古訓何通？此何字亦是語詞。諸公將瑕字定作瑕瑜，故展轉牽合，家自爲說耳。讀書宜領其意趣，卽有未通在句字間，恐亦不必委曲強解，致失其大義也。○賦也。

二子乘舟章章四句

詩原首思之而憂，末思之而疑，憂疑總是思念之情。

○集傳：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

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詩緝：衛自宣公殺伋伋，以朔爲世子，代立，是爲惠公。群公子怨朔之殘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爲王。惠王奔溫，後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侮戎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

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如此，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說約，詩傳闡曰：以壽之爭相爲死，左史之載詳矣。宋容齋洪氏自生疑竇，曰：衛宣以魯隱四年立，魯桓十二年卒，凡十有九年，其烝於庶母夷姜也，姑以卽位之始，便成姪亂，而伋卽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而奪之，又生壽朔，已能同母譖兄，又能代爲使者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此決無之事。春秋好事者爲之耳。按洪氏殆考之未悉也。夫夷姜固莊公妾，而衛宣非與其父莊公爲代者。

也。莊卒而桓立，十三年人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矣。其春桓爲州吁所弑。九月衛人殺州吁，而宣公晉以是冬立。然則晉之烝夷姜而生伋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及宣卽位，計伋年且長，因以爲世子。新臺之築，距此時亦或不遠。其十九年間所生壽朔，或已幾弱冠。壽之能代兄使，而朔之能同母慙兄，固無足恠。然則讀書考古，據其一偏，皆易爲惑耳。洪容齋邁說通解亦載之，見傳闡乃洞然也。但當桓公嗣立之世，宣爲介弟，安得奄有其父之妾，至於生子，而又居然育而長之，卽昭伯

頑烝於宣姜生子者五人雖存其說而亦未敢深信也。要是無其理。卽不敢謂有其事耳。○洪氏所疑。要又本左傳孔疏。然本是設爲之辭。以辨宣公非莊公。洪自誤讀耳。宣公莊子桓弟。而注疏引世家。乃云桓公子晉。諸本相仍。無一正之者。又何也。○朱日濬曰。序說意同集傳。但集傳云。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原本毛傳。孔疏以隘爲地名。謂與左傳使盜待諸莘之莘同一處。濬謂隘恐只如險隘之隘。蓋險隘是必由之路。故盜待諸此。則隘或卽指莘。非是地名。蓋凡地之關塞。得通稱隘。離騷云。

唯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是也。○文公謂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惡。乃爲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爲乎。諸家多非之。以爲苛論。濬曰。二子之死。推其心固無他。論其道實未善也。凡臣子之於君父。死生固是小事。但從君父起見。則又不得不重。使其死有益於父。何愛此身。若不但無益。而反以一死重父之罪。則亦未可死也。舜事親。親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殺之。又未嘗得。曾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古來大聖大賢。皆有成法。二子

以慷慨而成其志。固當哀之憐之。若折衷道理。爲萬世無弊之法。則實有所未盡耳。或曰。然則夫子錄此詩奈何。曰。見父子相殘。兄弟殄滅。以兆亂亡之禍。著宣公淫穢之罪耳。○昭伯。卽公子頑也。上烝嫡母。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皆賢子賢女。事載前史。合諸人情天理。恐非宜有。竊意宣惡已極。當時惡之。姑託名於頑。以醜之。而左氏遂承其訛耳。不然。宣公烝父妾而生伋伋。卽不得其死。頑烝嫡母而反有此五令子。何天之明於報宣而幽於報頑也。弔古者不能不爲之致歎矣。

○此與武公篡位弑兄事。當俱屬疑案。濬又據列女傳。以許穆夫人爲懿公之女。因知古人本無定說如此。學者讀書誦詩。亦何得過滯舊聞於胸中也。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大全安成劉氏曰。衛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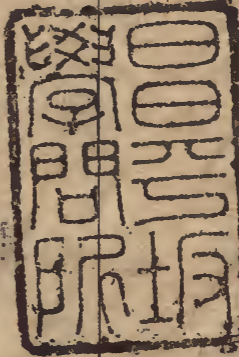
九篇。而邶風才十有九。然觀綠衣。則妾僭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旄丘。則無恤鄰之義。簡兮。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道。亂

言

卷三

耳

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首與於呼渡
河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後知也



三卷完

天孫正序

